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玉秀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玉 秀

毕飞宇

玉 秀

毕飞宇*

“五月不娶，六月不嫁”，庄稼人忌讳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忌讳，想来还是太忙了。王连方的大女儿玉米恰恰就是在五月二十八号把自己嫁出去的。五月二十八号，小满刚过去六天，七天之后又是芒种，这个时候的庄稼人最头等的大事就数“战双抢”了。先是“抢收”，割麦、脱粒、扬场、进仓；接下来还得“抢种”，耕田、灌溉、平池、插秧。忙哪。一个人总共只有两只手，玉米不选早，不选晚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两只手嫁出去，显然是不识时务了。村子里的人平时对玉米都是不错的，人们都说，玉米是个懂事的姑娘，可是，懂事的庄稼人哪有在五月里做亲的？难怪巷口的二婶子都在背地里说玉米了。二婶子说：“这丫头急了，夹不住了。”

* 毕飞宇 1964 年生于江苏兴化。1983 年入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开始小说创作。现在江苏南京某报刊社工作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上海往事》、中篇小说集《慌乱的指头》、《祖宗》等，曾获《人民文学》小说创作奖。《哺乳期的女人》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。

其实玉米冤枉了。玉米什么时候出嫁，完全取决于郭家兴什么时候想娶。郭家兴什么时候想娶，则又取决于郭家兴的原配什么时候断气。郭家兴的老婆三月底走的人，到五月二十八号，已经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了。郭家兴传过话来，他要做亲。郭家兴并没有莅临王家庄，而是派来了公社的秘书。秘书把小快艇一直开到王家庄的石码头。小快艇过桥的时候放了一阵鞭炮，鞭炮声在五月的空中显得怪怪的，听起来相当不着调。不过还是喜庆。人们看见小快艇的挡风玻璃上贴了两个大红的剪纸双喜。司机猛摁了一阵喇叭，小快艇已经靠泊在石码头了。小快艇在夹河里冲起了骇浪，波浪是人字形的，对称地朝两岸哗啦啦地汹涌。它们像一群狗，狗仗人势，朝着码头上女人们的小腿猛扑过去。女人们一阵尖叫，端着木桶退上了河岸。船停了，浪止了，秘书钻出了驾驶舱。

婚礼极为仓促，都近乎寒碜了。但是，因为石码头上靠着公社的小快艇，这一来反倒不显得仓促和寒碜，有了别样的排场，还隐含了一股子霸气。玉米的花轿毕竟是公社里开来的小快艇哪。玉米的脸上并没有新娘子特有的慌乱和害羞，那种六神无主的样子，而是镇定的，凛然的，当然更是目中无人的，傲岸而又炫耀，是那种有依有靠的模样。玉米新剪的运动头，很短，称得上英姿飒爽，而她的上衣是红色的确良面料，熨过了，又薄又艳又挺括。总之，在离开家门走向小快艇的过程中，玉米给人以既爱红装又兼爱武装的特殊印象。玉米走在秘书的身边，谁也不看。但是，从玉米的神情来看，却是知道所有的人都在看自己的。秘书是一个体面的男人，却点头哈腰的，一看就知道不是新郎。村子里的人都

看出来，玉米要嫁的男人不是一般的来头。玉米走上小快艇，没有到舱里去，而是坐在了小快艇尾部的露天长椅上。夹河的两岸全是人，玉米大大方方的，越看越不像是王家庄的人了。这时候玉米的父亲王连方过来了，叽叽喳喳的人群即刻静了下来。王连方做了二十年的村支书，几个月之前刚刚被开除了职务和党籍。他“上错床”了。说起“上错床”，王连方在二十年里头的确睡了不少女人，用王连方自己的话说，横穿了“老中青三代”。不过几个月之前的这一次却严重了，“千不该，万不该，”王连方在一次大醉之后这样唱道，“不该将军婚来破坏。”王连方来到石码头，对着小快艇巡视了几眼，派头还在，威严还在，一举一动还是支书的模样，脸上的表情也还在党内。他抬起了胳膊，向外掸了掸手，说：“出发吧。”马达发动了。马达的发动声像一块骨头，扔了出去，一群狗又开始汹涌了，推推搡搡的，你追我赶的。小快艇向相反的方向开出去几十丈，转了一大圈，马上又返折回来了。小快艇再一次驶过石码头的时候速度已经上来了，速度变成了风，风把玉米的短发托起来，把玉米的的确良上衣扯动起来，玉米迎着风，像宣传画上大义凛然的女英雄，既妩媚动人，又视死如归。司机又是一阵喇叭，小快艇远去了，只有玉米的红色上衣在速度中飘扬，宛如风中的旗。

玉米的爷爷、奶奶，玉米的妹妹玉穗、玉英、玉叶、玉苗、玉秧都站在送亲的队伍里，甚至连不到半岁的小弟弟都被玉穗抱过来了。没来的反而是母亲。母亲施桂芳只是把玉米送出了天井的大门，转身回到了西厢房。屋子里空了，静得有些异样。施桂芳坐在马桶的盖子上，却想起了玉米儿时

的光景，她吃奶的样子，她吮手指头的样子。那时的玉米一吃手指头就要流口水，贼一样四处张望。玉米的口水亮晶晶的，还充满了弹力，一拉多长，又一拉多长。只要施桂芳在她的身后拍一下巴掌，玉米立即就会转过头，由于脑袋太大，脖子太细，用力又过猛，玉米硕大的脑袋总得晃几下，这才稳住了，玉米笑得一嘴的牙花，而两只胳膊也架到施桂芳的这边来了——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，一转眼，玉米都出嫁了，替人做妇、为人做母了，都成了人家的人了。施桂芳的胸口涌起了一股无边的酸楚。施桂芳想哭，却不想在女儿大喜的日子里哭哭啼啼的。施桂芳的酸楚不光是这里，还有更深的一层。玉米前几天才把出嫁的消息告诉母亲的，这就是说，关于出嫁，玉米瞒住了所有的人，甚至她的母亲。施桂芳一直以为玉米和飞行员彭国梁的恋爱还在谈着，几个月之前彭国梁还从部队上回来相过一次亲，两个人好得要了命，整天把自己关在厨房里头，一步都不曾离开。现在看起来，那只不过是玉米的一场梦。那一天晚上玉米突然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要结婚了。”施桂芳愣了一下，有了很不好的预感，脱口就问：“和谁？”玉米说：“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，郭家兴。”原来是做补房了。施桂芳吃惊不小，想问个究竟，但是不能问，也不敢再问了。玉米的脸色已经在那儿了。但是，施桂芳终究是做母亲的，哪里能不知道女儿的心。玉米的心里栽的是什么果，开的是什么花，施桂芳知道。要不是王连方双开除，家里发生了这样大的变故，玉米和飞行员的恋爱肯定还在谈着。就算飞行员的那一头吹了灯，凭玉米的模样，哪里要走这一步？玉米一定会利用嫁人的机会把家里的脸面争回来的。施

桂芳突然就是一阵揪心，捏起一张草纸，捂在了鼻子上。做儿女的太懂事了，反而会成为母亲别样的疼。

没有到石码头送玉米的还有老三玉秀。玉米走上小快艇之前特地在人群里张罗了两眼，没有找到玉秀。玉米心里头有数，在这种人多嘴杂的地方，玉秀不会来了。要是细说起来，玉米最放心不下的就数老三玉秀了。玉米和玉秀一直不对，用母亲施桂芳的话说，是“前世的冤家”。玉米不喜欢玉秀，玉秀不喜欢玉米，姊妹两个一直绷着力气，暗地里较足了劲。因为长时间的敌视，七姐妹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大阵营，一方是玉米，领导着玉穗、玉英、玉叶、玉苗、玉秧；另一方则势单力薄，只有玉秀这么一个光杆司令。玉米是老大，长女为母，自然要当家做主。她说什么，姊妹们只能听什么。玉秀偏不。玉秀不买玉米的账。玉秀胆敢这样有她的本钱。玉秀漂亮。玉秀有一双漂亮的眼睛，一只漂亮的鼻子，两片漂亮的嘴唇，一嘴漂亮的牙。作为一个姑娘家，玉秀什么都不缺，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所以娇气得很，傲气得很。玉秀不止是漂亮，还一天到晚在漂亮上头动心思，满脑子花花朵朵的。就说头发吧，玉秀也是两条辫子，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。可是玉秀有玉秀的别别窍，动不动就要在鬓角那儿分出来一缕，缠在指头上，手一放，那一缕头发已经像瓜藤了，一圈一圈地缭绕在耳边。虽说只是小小的一俏，却特别地招眼，特别地出格，骚得很，有了电影上军统女特务的意思了。玉秀成天做张做势的，乔模乔样的，态度上便有了几分的浮浪。总的来说，王家庄的人们对王支书的几个女儿有一个基本的看法，玉米懂事，是老大的样子，玉穗憨，玉

英乖，玉叶翠，玉苗嘎，玉秧甜，而玉秀呢，毫无疑问是一个狐狸精。狐狸精自然是和其他的姊妹弄不到一起去的。玉秀敢和所有的姊妹作对，当然不止是漂亮，还有一个最要紧的本钱，玉秀有靠山。父亲王连方就是她的靠山。王连方只喜欢儿子，不喜欢女儿，然而，却喜欢玉秀。关键是玉秀招人喜欢，所以做支书的老子总是偏着她。有这样一个老子护着，就算玉秀是军统的女特务，你也不能把她拉出去毙了。人们常说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说的是做父母的不偏不倚。这句话其实是一句瞎话，你要是不信你伸出自己的手看看，手心是肉，手背却不是。手背只是骨头，或者说，是皮包骨头。玉秀才是王连方手掌心里的肉。仗着自己的模样，又会作态，越发有恃无恐了。欺负了小的，还要再欺负大的，欺负完了则要歪到父亲的胸前，把自己弄得很委屈的样子，很孤立的样子，娇滴滴的，很可怜了，同时也就很可爱了。玉秀恶人先告状，每次都有理，姊妹们最咽不下去的其实正是这个地方。这一来姊妹几个反而齐心了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玉米这个核心的周围，一心对付这个骚狐狸。不过玉米到底是做老大的，并不莽撞，在对待玉秀的问题上还是多了一分策略。需要一致对外了，玉米当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对玉秀是笼络的、争取的；外面的事情一旦摆手了，关起门来了，那还是要一分为二，该打击的则坚决打击。不管是拉拢还是打击，一正一反其实都树立了玉米“家长”的身份，这也正是玉米所盼望的。所以，说起来是两大阵营，骨子里却不是，只是玉米和玉秀的双双作对。在这一点上玉秀其实是瞧不起玉米的，玉米最擅长的也只是发动群众罢了，要是单挑，玉米

不一定是对手。玉米有一群狗腿子，玉秀当然是寡不敌众了。好在玉秀在这个方面并没有花太多的心思，一心一意要做她的狐狸精，不仅如此，玉秀还想当美女蛇呢。美女蛇多迷人哪，你想一想看，脖子一歪一歪的，蛇芯子一吐一吐的，走到哪里腰肢就不声不响地扭到哪里。

美女蛇的腰肢只是扭到了一九七一年的春天。春天的那个寒夜一过，玉秀自己都知道，她这条美女蛇其实什么都不是了。事发的当天村子里欢天喜地的，公社里的电影放映船又靠泊在王家庄的石码头了。这是王连方双开除之后村里的第一场电影，村子里荡漾着一股按捺不住的喜庆。有电影看，玉秀蛮开心的。王连方被双开除了，在这个问题上玉秀和玉米反倒不一样。玉米看起来也是无所谓的样子，但是，那是做出来的，放在脸上，给人家看的。真正不往心里去的反而是玉秀。玉秀漂亮，一个人的漂亮那可是谁也开除不了的。所以，电影开映之后，玉秀去看了，玉米却没有。当然，玉秀到底是一个聪明的姑娘，该收敛的地方还是收敛一些了，这一次看电影玉秀就没有去抢中间的座位。以往村子里放电影，最好的座位都是玉秀她们家的。谁也不好意思和她们家抢。如果打狗都不看主人，那就不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了。

玉秀带着玉叶，没有钻到人群里去，而是站在了外围，人群的最后一排。玉叶个子小，看不见，王财广的媳妇倒不是势利眼，还是蛮客气的，招手叫她们过去，客客气气地让出了座位，把玉叶拉上了板凳。财广家的几年之前做过王连方的姘头，事发之后财广家的还喝了一回农药，跳了一回河，披头散发的，影响很不好。好在这件事也过去好几年了。玉秀

站在财广家的身边，一心一意看电影了。天有些冷，夜里的风直往脖子里灌。玉秀抄着手，脖子都缩到衣领子里面去了。电影过半的时候玉秀本想去解一回小便，但是风太大了，银幕都弓起来了，电影里的人物统统弯起了背脊，一个个都像罗锅子。玉秀想了想，还是憋住了，回家再说吧。“风寒脖子短，天冷小便长”，这句话真是不假呢。

美国的轰炸机飞过来了，它们在鸭绿江的上空投放炸弹，炸弹带着哨声，听上去像哄孩子们小便。鸭绿江的江水被炸成了一根一根的水柱子。总攻就要开始了，电影越来越好看了。玉秀突然被人在身后用手蒙住了眼睛。这是乡下人最常见的玩笑了。电影这样好看，要是换了以往，玉秀早把他的祖宗八代骂出来了。这一次玉秀反而没有。玉秀笑着说：“死人，鬼爪子冷不冷。”但是玉秀很快发现那双手过于用力，不像是玩笑了。玉秀有点不高兴，刚想大声说话，嘴巴却让稻草堵上了。玉秀被拽了出去，一下子伸过来许多手，那些手把玉秀架了起来，双脚都腾空了。脚步声很急，很乱。玉秀开始挣扎。玉秀的挣扎是全力以赴的，却又是默无声息的。电影里的枪炮声越来越远了，玉秀被摁在了稻草垛上，眼睛也裹紧了，裤子被扒了开来。玉秀的下身一下子袒露在夜风中，突然一个激灵。玉秀再也没有料到自己在扒光了之后居然会撒尿。稻草垛的四周寂静下来，只有混乱而又粗重的喘息。玉秀能听得见。玉秀的脑袋已经空了，可还是知道爱脸，想憋，没憋住。玉秀甚至都听见自己撒尿的哨声了。玉秀尿完了，四周突然又混乱了，一个女人压低了声音，厉声说：“不要乱，一个一个的，一个一个的！”玉秀听出来了，有点像财广家的，

只是不能确定。虽说还是个姑娘家，玉秀已经透彻地觉察到下身的危险性了，紧紧夹住了双腿。四只大手却把玉秀的大腿分开了，摁在那儿。一根硬邦邦的东西顶在了玉秀的大腿上，一古脑儿塞进了玉秀。

烂稻草一样的玉秀最后是被玉米搀回家的。同时被玉米搀回家的还有玉叶。玉叶到底还小，哭了几声，说了几声疼，擦洗干净了也就睡了。玉秀却不同，十七岁的人了，懂了。玉秀被玉米搂在怀里，一夜都没有合眼。玉秀不停地流泪。到了下半夜玉秀的眼睛全都哭肿了，几乎睁不开。玉米一直陪着玉秀，替玉秀擦泪，陪玉秀流泪，十几年从没有这样亲过，都相依为命了。第二天玉秀躺了一整天，不吃，不喝，一个又一个的噩梦。玉米拿着碗，端过来又撒下去，撒下去又端上来。玉秀一口都没有沾边。第四天的上午玉秀终于把她的嘴唇张开了，嘴唇上起了一圈白色的痂。玉米一手碗，一手勺，一口一口的，慢慢地喂。吃完了一小碗糯米粥，玉秀望着她的大姐，突然伸出双臂，一把箍住了玉米的腰，不动。玉秀的双臂是那样地无力，反而箍得特别地死，像尸体的拳头，掰都掰不开。玉米没有掰，而是用指头一点一点捋玉秀的头发，捋完了，又梳好了，开始替玉秀编她的两条长辫子了。玉米命令玉秧端过一盆洗脸水，给玉秀洗了，拉起玉秀的手，说：“起来，跟我出去。”声音不算大，但是，充满着做姐姐的威严。玉秀散光的双眼笼罩着她的大姐，只是摇头。玉米说：“就这么躲着，你要躲到哪一天？我们家的人怕过谁？”玉米从抽屉里掏出剪刀，塞到玉秀的手上去，说：“把辫子绞了，跟我出去！”玉秀还是摇头。不过这一次摇头的意思却和上一

次不一样了，第一次是胆怯，而第二次却是舍不得那两根辫子。玉米说：“留着做什么？要不是你妖里妖气的，怎么会有那样的事？”玉米一把夺过剪刀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玉秀的一根辫子落地了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玉秀又一根辫子落地了。玉米捡起玉秀的辫子，扔进马桶，把剪刀塞到怀里，拉起玉秀就往天井的外面走。玉米说：“跟我走。谁敢嚼蛆，我较烂他的舌头！”玉米领着玉秀在村子里转悠，玉秀的脚板底下飘飘的，缺筋少骨的，一点斤两都没有，样子也分外地难看。因为剪去了辫子，玉秀一头的乱发像一大堆的草鸡毛。玉米揣着剪刀，护着玉秀，眼里的目光却更像剪刀，嗖嗖的，一扫一扫的，透出一股不动声色的凛冽。村里的人看着这一对姊妹，知道玉米的意思。他们不敢看玉米的眼睛，不是转过身子，就是抬腿走人。玉秀跟在玉米的身后，玉米不停地命令她，抬起头来。玉秀抬起了头来。虽说是狐假虎威，好歹总算是出了门了，见了人了。玉秀对玉米生出一股说不出的感激，却又夹杂了一股难言的恨。这股子恨是没有来头的，不合情理的，然而，夹在玉秀的骨头缝里。斗过来斗过去，最终还是要靠玉米，仰仗她的威严，仰仗她的可怜了。玉秀想，玉米为什么是个女的呢，她要是个男的，变成自己的大哥哥该有多好哇。玉米终究不是大哥，还是大姐。一转眼玉米都出嫁了。玉米的喜船就在石码头上。玉秀没有去送她，说到底还是害怕。恨归恨，玉秀还是希望玉米不要离开王家庄。离开了玉米这只虎，玉秀这一条小狐狸什么也不是了。现如今玉秀再也没有胆量站在人缝里看热闹了。玉秀一个人悄悄来到了村东的水泥桥上，远远地，扶着栏杆，在那里等。玉秀好

看的双眼十分忧戚地望着远处的石码头，心中布满了担忧。石码头喜气洋洋的，不过那里的喜气和玉秀没有半点关系了，隔着长长的一道水面呢。水面上十分混乱地闪烁着太阳光，又琐碎，又刺眼。小汽艇开过来了。临近水泥桥的时候玉米已经看见桥上的玉秀了。姊妹俩一个在船上，一个在桥上，就那么远远地打量。她们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小快艇很快从水泥桥的桥底下穿越过去了。姊妹俩转过身，依然在打量，只不过这一次却是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模糊了。玉秀后来看见玉米在小快艇上站起身来，对着她，大声吆喝什么。风把玉米的声音吹过来，玉秀听清楚了，玉米在喊：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刀子！

马达的轰鸣声远去了，小快艇在远处拐了一个弯，消失了。水面上的波涛平息下来，只留下一道白亮的水疤。玉秀依然站在桥面上，还在看，仿佛全神贯注，其实很恍惚了。太阳已经偏西了，水面被傍晚的太阳照得红红的，而玉秀的身影拉得也格外地长，飘浮在水面上，既服服帖帖，又颤动不已。玉秀盯着自己的影子，看了好半天，都看出错觉来了，就好像自己的影子随着波浪向前游动了。不过一凝神，影子还是在原来的地方，并没有挪窝。玉秀想，要是自己的影子能变成一条小快艇就好了，那样就能离开王家庄了，想开到哪里，立即就能开到哪里。

玉秀回到巷口，意外地发现家门口聚集了十几个女孩子，围成了一个圈。玉秀走上去，发现老二玉穗正站在中间，身上穿着玉米留下的那件春秋衫，正在显摆。这件春秋衫有来头了，还是当年柳粉香在宣传队上报幕时穿的，小翻领，收

了腰，看上去相当地洋气。春节过后飞行员彭国梁回乡，到王家庄来和玉米相亲，玉米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裳，柳粉香便把这件衣裳送给玉米了。柳粉香是王连方的姘头，方圆十几里最烂的浪荡货，村子里的人都知道，这个烂货和王连方正黏糊着呢，两个人“三天两头都要进行一次不正之风”。她穿过的衣裳，玉米怎么肯上身。不过玉米倒也没有舍得扔掉，想来还是太漂亮了。玉秀不一样，好几次动过这件春秋衫的心思，俗话说，“男不和酒作对，女不和衣作对”，管它是谁的，好衣裳总归是好衣裳，玉秀不忌讳。玉秀所以没敢碰，说到底还是怵玉米。没想到玉米前脚走，后脚却被玉穗抢了先。这样好看的衣裳，玉穗可是饿狗叼住了尿橛子，咬住了决不会松口的。玉秀站在巷口，远远地觑着玉穗，收住脚，眯着眼睛。玉秀就弄不明白，好好的一件衣裳，到了玉穗的身上怎么就那么缺斤少两的呢！玉秀的脸上难看了。玉米刚走，玉穗居然想把自己打扮成当家人的样子了。她这个次货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玉秀越看越觉得玉穗二五兮兮的，少一窍，把好端端的一件衣裳都给糟蹋了。玉秀拨开人，走到玉穗的身边，说：“脱下来。”玉穗正在兴头上，反问说：“凭什么？”玉秀的口气里没有半点讨价的余地，说：“脱下来。”玉穗有些软了，嘴上还在犟，说：“凭什么？”玉秀霸道惯了，跨上去一步，凌人的气势上来了。玉秀正色说：“脱不脱？”玉穗知道抢不过玉秀，左右看了几眼，人太多，一时下不了台，却还是脱了。玉穗提着衣领，一把掼在地上，踩上去就踩，一边踩一边大声说：“给你！神气个屁！多少男人上过了！——尿壶！茅缸！”

八点钟之前，断桥镇的街道其实是一个菜市场，从头到尾都是气味。八点一过，街道的另一面立即显现出来了，变得干净了，规整了。没有命令。但日常的生活自己形成了命令，几乎是铁律，雷打不动。中学里的高音喇叭开始报时了，嘀的一声，那是一个无比庄严的时刻：“北京时间八点整。”北京时间，它遥远，亲切，神圣，蕴含了统一意志，蕴含了全国人民有计划、有纪律的生活。它不仅是北京人民的，同样是全国人民的。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日理万机了。小镇上婆婆妈妈鸡零狗碎讨价还价的时间到此结束。阳光斜斜地，照射在街上，青石路面洋溢出初生太阳的反光，红彤彤的。这时的街道笼罩了一小段片刻的安宁，甚至是阒寂，似乎是必备的酝酿。然后，杂货铺的大门打开了，供销社的大门打开了，邮局，信用社，公社机关，医院，农具厂，铁木社，粮管所，粮食收购站，搬运站，文化站，生猪收购站，总之，一切与“国家”有关的单位缓缓敞开了它们的大铁门。这时的街道不再是菜市场，而成了“国家”的一个部分，开始行使“国家”的职能与权力。在所有的大门一起打开的过程中，街道上有一种静悄悄的仪式感，当然，那也是镇里的人难以察觉的，带上了懒散随意却又有一点肃穆庄严的气氛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新的一天才算正式开始了。

每天上午八点，八点整，郭家兴准时来到办公室。坐下来，泡好茶，跷上二郎腿，开始阅读“两报一刊”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，差不多是研究了。郭家兴整天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每一天都是在北京。他关注着北京的一举一动。比方说，领导同志谁的名字挪前了，谁的名字

靠后了，这个绝对是不能忽视的。比方说，去年陪同诺罗敦·西哈努克亲王的一共有七位领导，今年却换了，换了三个——从前几天的报纸上看，一个去了坦桑尼亚；一个在内蒙古，“与牧民们亲切交谈”；另一个呢，知道了。郭家兴总要把这个不知去向的名字默默地放在心里，一放就是好几十天。如果时间太长了，郭家兴就要和公社的几个常委提起这件事，口气相当地郑重，“某某某”好长时间“没有出来”了。直到下一次的报纸上出现了“某某某”的名字或相片，郭家兴才能够放心，并把这个消息通知其他的常委。郭家兴习惯于把“两报一刊”上的姓名看成“国家”。关心他们，其实就是关心“国家”了。郭家兴这样关心，并不是有野心，想往上爬。不是的。郭家兴不是这样。当领导当到这个份儿上，只要不犯方向性的错误，能在公社机关里呆上一辈子，郭家兴对自己很知足、很满意了。郭家兴只是习惯，多年养成的了，成了自然，所以天天一个样。

郭家兴不关心别人，不关心自己，只习惯胸怀祖国，同时放眼世界。郭家兴瞧不起生老病死，油盐酱醋就更不用说了。那些都是琐事，相当地低级趣味，没有意义。可是郭家兴近些日子却被“琐事”拴住了，都有点不能自拔了。事情还是由革委会的另一位副主任引发的，那位副主任见了玉米一面，拿郭家兴开玩笑，说：“中年男人三把火，升官、发财、死老婆。郭主任赶上了。”这是一句老话了，旧社会留传下来的，格调相当地不健康。话传到郭家兴的耳朵里，郭家兴很不高兴。但是，郭家兴玩味再三，私下里觉得大致的意思还是确切的。郭家兴没有升官，没有发财，却死了老婆，照理

说郭家兴应当灰头土脸的才是。出乎郭家兴自己的意料，没有，反而年轻了，精神了，利索了，“火”了。因为什么？就因为死了老婆。旧的去掉了，新的却又来了。不仅如此，新娘子的年纪居然能做自己的女儿，还漂亮，皮肤和缎子一样滑。郭家兴嘴上不说，心里头还是晓得的，他的快乐其实还是来自床上，来自玉米的身上。要是细说起来，这些年郭家兴对待房事可是相当地懈怠了，老夫老妻了，熟门熟路的，每一次都像开会，先是布置会场，然后开幕，然后作一作报告，然后闭幕。好像意义重大，其实寡味得很。老婆得了绝症，会议其实也就不开了。要是细说起来，郭家兴已经一两年不行房事了。好在郭家兴在这上头并不贪，不上瘾，戒了也就戒了。谁能料得到枯木又逢春、铁树再开花呢。郭家兴自己也不敢相信，到了这个岁数，反而来劲了。说到底还是玉米这丫头好，在床上又心细又巴结。玉米不只是细心和巴结，还特别地体贴，郭家兴要是太贪了，玉米会把郭家兴的脑袋搂在自己的乳房上面，开导郭家兴，说：“可要小心身子呢，可要知道细水长流呢，这样丑的老婆，还怕别人抢了去。——要是亏了身子骨，我怎么办？我可什么都没有了。”话说到这儿玉米免不了流上一回泪，有了几分的伤感，却并不是伤心，很缠绵了。郭家兴就觉得怪，自己本来都不想的，玉米这么一来，反而又想了。郭家兴一“想”，玉米当然挡不住，只有全力配合，倾力奉承，全身都是汗。被窝里头湿乎乎的。玉米再也弄不明白，怎么一到房事自己就大汗如注的。玉米吃力得很，后来又这样说了：“你到外面再找女人吧，我一个人真的伺候不了你了。”玉米的话和前面的意思自相矛盾了。但

是，枕头边上的话是不能用常理去衡量的。郭家兴爱听。年过半百的郭家兴特别地喜爱这句话。这句话表明了这样一个意思，郭家兴并不老，正当年呢。为了焕发床上的青春，郭家兴已经悄悄练习起俯卧撑了。开始勉强只有一个，现在已经有四五个了。照这样下去，坚持到年底，二十几个绝对不成问题。依照郭家兴的意思，结了婚，玉米还是呆在家里，缝缝补补、洗洗涮涮的比较好。郭家兴把这个意思和玉米说了，玉米低着头，没有说是，也没有说不是，一副老夫少妻、夫唱妇随的样子。郭家兴很满意。玉米一直呆在家里，床上床下都料理得风调雨顺。没想到那一天的晚上玉米突然调皮了。郭家兴和常委们喝了一些酒，回到家，仗着酒力，特别地想和玉米做一回。玉米一反常态，却犟了，说：“不。”郭家兴什么都不说，只是替玉米解。玉米没有抗争，让他扒。等郭家兴扒完了，玉米一把捂住自己，一把却把郭家兴握在手上，说：“偏不。”玉米的样子相当好玩，是那种很端庄的浪荡。这孩子这个晚上真是调皮了。郭家兴没有生气，原本是星星之火，现在却星火燎原，心旌不要命地摇荡，恨不得连头带脑一起钻进去，嘴里说：“急死我了。”玉米不听。一把扭过了脑袋。不理他。郭家兴说：“急死我了。”玉米放下郭家兴，双乳贴在郭家兴的胸前，说：“安排我到供销社去。”郭家兴急得舌头都硬了，话也说不好。玉米说：“明天就给我安排去。”郭家兴答应了。玉米这才捋一捋头发，很乖地躺下了，四肢张在那儿。郭家兴的浪兴一下子上来了，却事与愿违，没做好，三下两下完了。玉米垫着郭家兴，搂住郭家兴的脖子，轻声说：“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。”玉米一连说了好几遍，越说

越伤心，都流下眼泪了。其实玉米是用不着说对不起的。事情是没有做好，郭家兴的兴致却丝毫没受影响，反而相当地特别，比做好了还令人陶醉。郭家兴喘着大气，突然都有点舍不得这孩子了。还真是喜欢这孩子了。

玉米原先的选择并不是供销社，而是粮食收购站。玉米选择收购站有玉米的理由。收购站在河边上，那里有断桥镇最大的水泥码头。全公社往来的船只都要在那里靠泊，在那里经过。玉米都想好了，如果到收购站去做上司磅员，很威风，很神气了。王家庄的人只要到镇上来，任何人都能看得见。玉米什么都不用说，一切都摆在那儿了。但是司磅员终究在码头上工作，样子也粗，到底不像城里人。比较起来，司磅员还是不如营业员了。收购体面，而供销社更安逸。玉米想过来想过去，琢磨妥当了。自己还是到供销社去。虽说都是临时工，工资还多出两块八毛钱呢。说到收购站，那当然要有自己家的人。玉米最初考虑的是玉穗。可玉穗这丫头蠢，不灵光。比较下来，还是玉秀利索，又聪明又漂亮，在镇上应该比玉穗吃得开。就是玉秀了。主意定了下来，玉米又有些不甘心，想，我垫在床上卖×，却让玉秀这个小婊子讨了便宜，还是亏了。不过再一想，玉米又想通了。自己如此这般的，还不就是为给自己的家里挣回一份脸面。值得。现在最要紧的，是让郭家兴在床上加把劲——他快活他的，玉米得尽快怀上孩子。趁着他新鲜，只要怀上了，男人的事就好办了。要不然，新鲜劲过去了，男人可是吃不准的。男人就那样，贪的就是那一口。情分算什么？做女人的，心里的情分千斤，抵不上胸脯上的四斤。

玉米刚刚到供销社上班，还没有来得及把玉秀的事向郭家兴提出来，玉秀自己却来了。一大早，九点钟不到，玉秀来到了郭家兴的办公室门口，一头的露水，一脸的汗。郭家兴正坐在办公室里，捧着报纸，遮住脸，其实什么也没有看，美滋滋的，回想着玉米在床上的百般花样，满脑子都是性。郭家兴抚摸着秃脑门，叹了一口气，流露出对自己极度失望的样子，心里说：“老房子失火了，没得救！”其实并不是懊恼，是上了岁数的男人特有的喜上心头。郭家兴这么很幸福地自我检讨，办公室的门口突然站了一个丫头。面生得很，十六七岁的样子。郭家兴收敛了表情，放下报纸，干咳了一声。郭家兴干咳过了，盯着门口，门口的丫头却不怕，也不走。郭家兴把报纸摊在玻璃台板上，挪开茶杯，上身靠到椅背上去，严肃地指出：“谁放你进来的？”门口的丫头眨巴了几下眼睛，很好看地笑了，十分突兀地说：“同志，你是姐夫吧？”这句话蛮好玩的，连郭家兴都忍不住想笑了。郭家兴没有笑。站起来，把双手背在腰后，闭了一下眼睛，问：“你是谁？”门口的丫头说：“我是王玉米的三妹子，王玉秀。我从王家庄来的，今天上午刚刚到。——你是姐夫。门口的人说的，你是我姐夫。”这丫头的舌头脆得很，一口一个姐夫，很亲热了，都一家子了。分管人武的革委会副主任看出来了，是玉米的妹子，仔细看看眉眼里头还是看得出来的。不过玉米的眉眼要本分一些，性格上也不像。这丫头像歪把子机枪，有理没理先嗒嗒嗒嗒一梭子。郭家兴走到门口，用手指头向外指了指，然后，手指头又拐了一个弯，说：“在供销社的鞋帽柜。”

玉秀七点多钟便赶到了断桥镇了，已经在镇子的菜市场

上转了一大圈了。玉秀这一次可不是来串门的，有着十分坚定的主张。她铁下心了，一心来投靠她的大姐。王家庄玉秀是呆不下去了。说起来还是因为玉穗。玉穗送给了玉秀两顶帽子，尿壶，还有茅缸，都传开来了，玉秀在王家庄一点脸面都没有了。这不是别人说的，可是嫡亲的姊妹当着大伙儿的面亲口说的，怨不得人家。尿壶，还有茅缸，现在已经成了玉秀的两个绰号了。绰号不是你的名字，但是，在很多时候，绰号反而比你的姓名更像你，集中了你最致命的短处、疼处，一出口就能剥你的皮。就算你穿上一万条裤子也遮不住你的羞。绰号当然是当事人的忌讳。问题是，这种忌讳并不是僵死的，它具有深不可测的延伸能力，玉秀最吃不消的正是这个。比方说，尿壶，它可以牵扯进瓶、缸、坛、罐、瓢、盆、钵、碗、瓷器、瓦。这些东西本来和玉秀扯不上边，现在不同了，一起带上了十分歹毒的暗示性，无情地揭露出玉秀体内不可告人的可耻隐秘。问题是，这些东西遍地都是，这就是说，玉秀的羞耻无处不在。倒不是玉秀多心，而是说话的人一旦涉及到这些东西，会突然停下来，迅速瞥一眼玉秀，做出说错了的样子，脸上浮上意味深长的神色。这样的意味深长具有极强的确认能力，把那些扯不上边的东西毫无缘由地捆在了玉秀的身上，静悄悄的，躲都躲不掉。一旦扯上来了，立即就能扒掉你的衣裳，让你光着身子站在众人的面前，你捂得住上身就捂不住下身，捂得住下身就捂不住上身。周围的人当然是可怜你的。出于同情，他们一起沉默了，约好了一样，一起做出没有听见的样子。因为护着你，所以没有笑出来。但是，她们的目光在笑。目光笑起来是那样地无声

无息，而无声无息比大声叫骂更凶险，像随时都可以夹击的牙齿，体现出上颌骨和下颌骨相互联动的爆发力，一口就能将你咬碎。太要命了。玉秀扛不住。就算你有再犟的脑袋你也得把它低下去。这样的场合是防不胜防的。这样的防不胜防并不局限于外部，有时候，它甚至来自于玉秀自身。比方说，茅缸，这同样是玉秀所忌讳的。玉秀现在连解手、倒马桶都一起忌讳了。忌讳越多，容得下你的地方就越少。玉秀怕上茅缸，大便怕，小便也怕。每一次小便都带着自作自贱的哨声，听上去特别地不要脸，太不知羞耻了。玉秀只能不上茅缸。但是做不到。玉秀只有偷偷摸摸的，上一回茅缸就等于做一回贼。玉秀白天憋着，夜里也憋着，好几次都是被解小便这样的噩梦惊醒了的。玉秀在梦中到处寻找小便的地方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块无人的高粱地，刚刚蹲下来，却又有人来了。她们小声说：“玉秀，茅缸。”玉秀一个激灵，醒了。到处都是人哪。哪一个人的脸上没有一张嘴巴？哪一张嘴巴的上方没有两只笑咪咪的眼睛？

最让玉秀难以面对的还是那几个男人。他们从玉秀身边走的过程中，会盯着玉秀，咧开嘴，很淫亵地笑，像回味一种很忘我的快乐。特别地会心，你知我知的样子，和玉秀千丝万缕的样子。一旦来人了，他们立即收起笑容，一本正经，跟没事一样。真是太恶心了。玉秀心里头其实也有了几分的数了，知道他们和自己有过什么样的联系。因为恐惧，却更不敢说破了。他们当然也是不会说破了的。这一来玉秀和他们反而是一伙的了，共同严守着一份秘密，都成了他们中的一个了。

好在玉秀现在还算自觉，没有很特殊的情况一般是不会往人群里钻的。这样心绪是安稳一些了，人却寂寥了，相当难忍。玉秀到底风光惯了，终究耐不住。只能和村子里最蹩脚的丫头们交往了。那些丫头平时没有什么人答理，要不家里的成分不好，要不脑子里缺根筋，要不就是疯疯癫癫的。总之，换了过去，玉秀看也不会看她们一眼的。玉秀和她们混在一起，相当地不甘，甚至有点心酸。可是，既然耐不住，也只好这样了。玉秀和这几个丫头处得倒也不错，关键是，她们依然抬举玉秀，以玉秀为荣，拿玉秀当模子，做榜样，玉秀还是很称心了。她们跟在玉秀的身后，一腔一调都学着玉秀，好像找到了队伍，脸上的表情因为自豪而变得更加愚昧。在和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，她们动不动就要引用玉秀的话，拿玉秀的话做武器，向别人宣战。“人家玉秀说的”，“人家玉秀也是这样的”，口气是激烈的，有恃无恐的，当然更是不容置疑的。玉秀很有成就感了。玉秀就这个脾气，很在乎自己的影响力的，宁做鸡头，不做凤尾。做得好好的，没有料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玉秀出了大大的丑，都闹到在王家庄呆不下去的田地了。事情出在张怀珍的身上。张怀珍的家离玉秀的家并不远，只隔了一条巷子。以前倒没有怎么交往过。张怀珍倒也不属于少一窍的那一路，人还是蛮聪明的。关键是出身不好，相当不好。怎么一个不好法，又复杂了，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。说起来张怀珍其实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了，可是，说一个，坏一个，再说一个，再坏一个。媒婆想，还是门当户对吧，给张怀珍说了一个汉奸的孙子。汉奸的孙子倒是同意了，送来了一斤红糖，一斤白糖，二斤粮票，

六尺布证，二斤五花肉，很厚的一份见面礼了。张怀珍断然拒绝。怎么劝都不行，母亲劝都不中用。退还了彩礼，张怀珍几乎成了哑巴，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。村子里的人说，主要还是媒婆的话伤透了张怀珍的心。媒婆丢了脸面，指着路边的一条小母狗，大声说：“就你那大腿根，还想叉开来拉拢群众，做梦呢。”张怀珍铁了心了，不嫁了，整天拉了一张寡妇脸，谁来提亲都闭门不理。不过张怀珍倒是和玉秀做起了朋友，一来一去的，谈得来了。张怀珍有玉秀这样一个朋友蛮自豪的，话也多了起来，人前人后说玉秀的好。这一天的傍晚张怀珍收工回来，扛着钉耙，在桥头刚好碰到玉秀。可能是周围的人多，张怀珍这一天特别地反常了，有了炫耀的意思。为了显示她和玉秀不同一般的关系，居然把胳膊架到玉秀的肩膀上来了。刚好对面走过来几个小伙子，玉秀忙着弄姿，甩了甩头发，头发却被张怀珍的胳膊压住了。玉秀说：“怀珍，胳膊拿下来。”张怀珍没有，反而和玉秀挨得更紧了。玉秀的上衣也被张怀珍的胳膊挤歪了，扯拽得一点衣相都没有了。这是玉秀很不高兴的。玉秀拧紧了眉头，说：“怀珍，你胳肢窝里的气味怎么这么重？”这句话许多人都听见了。张怀珍万万没有料到玉秀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一声不响地拿下胳膊，一个人回家去了。吃晚饭的时候玉秀的灾难其实已经降临了，只不过玉秀自己不知道罢了。玉秀捧着碗，正站在巷口喝粥，突然走过来一支小小的队伍，都是五六岁、七八岁的孩子，十来个。他们每个人捏着一把蚕豆，来到玉秀的家门口，一边吃，一边喊：“哐哐哐，王尿壶！哐哐哐，王茅缸！”玉秀开始没有注意，不知道“王尿壶”和“王茅缸”

的意思。但是，立即懂了。意思是很明确的。毒就毒在“王”尿壶，还“王”茅缸。玉秀端着碗，捏着筷子，只有装傻。她没法阻止人家的。孩子们的动静相当大，很快便有几个孩子自愿地站到队伍里去了，跟着起哄。队伍就是这么一个东西，只要有动静，不愁没有人跟进去。队伍越来越长，声势也越来越浩大，差不多是游行了。孩子们兴高采烈的，脸红脖子粗的：“哐哐哐，王尿壶！哐哐哐，王茅缸！哐哐哐，王尿壶！哐哐哐，王茅缸！”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只是好玩。说的人当然是不明白的，然而，听的人都明白。这就有意思了。巷子里一下子站满了人。都是成年的人了。看戏一样。说说笑笑的，热闹非凡了。尿壶，还有茅缸，原来只是一个暗语，一种口头的游戏。现在不同了，它们终于浮出了水面，公开了，落实了，成了口号与激情。所有的人都是心照不宣的。玉秀站在巷口，还不好溜了。脸上的颜色慢慢地变了。比光着屁股还不知羞耻，就觉得自己是一条狗。这时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，王家庄的天空残阳似血。玉秀站在巷头，想咬人，却没了力气，嘴里的粥早已经从嘴角流淌出来了。“哐哐哐，王尿壶！哐哐哐，王茅缸！哐哐哐，王尿壶！哐哐哐，王茅缸！”蛮上口的，蛮好听的，都像唱了。

离家之前玉秀发过毒誓，前脚跨出去，后脚就再也不回王家庄了。再也没有脸面在这个地方活下去了。玉秀不打算和村子里的人算账了。个个有仇，等于没仇，真是虱子多了不痒。不说它了。玉秀认了。玉秀不能放过的倒是玉穗这个×丫头。玉秀在王家庄这样没脸没皮，全是玉穗这个小婊子害的。要不是小婊子在玉秀的脸上放了那两个最阴损、最毒

辣的屁，玉秀何至于这样？不能放过她。越是亲姊妹越是不能放过。这个仇不能不报。拿定了主意，玉秀说动就动。天还没有亮，玉秀便起床了，一手端着煤油灯，悄悄来到玉穗的床前。玉穗这个小婊子实在是憨，连睡相都比别人蠢，胳膊腿在床上摆得东一榔头西一棒的，睡得特别地死，像一个死猪。玉秀搁下煤油灯，掏出剪刀，玉穗的半个脑袋转眼就秃了，却又没有秃干净，狗啃过了一样。古怪极了。看上去都不像玉穗了。玉秀把玉穗的头发放到她自己的手上，顺手又给了玉穗两个嘴巴，打完了撒腿便跑。玉秀跨出门槛的时候终于听到玉穗出格的动静了，小婊子一定是被手上的头发吓傻了，又找不出缘由，只能拼了命地叫。玉秀的脚底下跑得更快了。跑出去十几丈，玉秀想起玉穗紧握头发的古怪模样，忍不住笑了，越想越好笑。身子都轻了，却差一点笑岔了气。玉穗这个小婊子真是蠢得少有，这么老半天才晓得喊疼。足见这个小婊子脑袋里装的是猪大肠，提起来是一根，倒出来是一堆。

玉秀在公社大院里住下了，勤快得很，低三下四得很，都不像玉秀了。玉米看出来了，玉秀到断桥镇来，并不是玉秀聪明，猜准了自己的小九九。不是。这个断了尾巴的狐狸精一定是在王家庄呆不下去了。这个是肯定的了。玉秀这个丫头，屁股一抬玉米就能知道她要放什么样的屁。玉米望着低三下四的玉秀，想，这样也好，那就先不忙把收购站的想法告诉她，再紧一紧她的懒骨头也是好的，再杀一杀她的傲气也是该派的。不管以前怎么样，说到底玉米现在对玉秀寄予了厚望，她是该好好学着怎样做人了。就凭玉秀过去的浮浪

相，玉米真是不放心。现在反而好了。被男人糟蹋了一回，原本是坏事，反而促动这丫头洗心革面，都知道好好改造了。坏事还是变成了好事。

玉秀其实是惊魂未定的，心里头并没有玉米那样稳当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玉秀的心思却一天天沉重了。出门的时候玉秀一心光想着离开王家庄，却没有思量一下，玉米到底肯不肯留自己。万一玉米不松这个口，真是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。这么一想玉秀相当后怕。形势很严峻了。问题是，玉秀要面对的不只是玉米，还有郭家兴，郭家兴的女儿郭巧巧。这一来形势就更严峻了。不过玉秀很快就发现了，决定自己命运的并不是玉米，而是郭家兴，甚至可能是郭家兴的女儿郭巧巧。别看玉米在王家庄的时候人五人六的，到了这个家里，玉米其实什么都不是。屁都不是。这一点可以从饭桌上看得出来的。吃饭的时候郭家兴总是坐在他的藤椅里头，那是他固定不变的位置，朝南。吃饭之前总要先抽一根烟，阴着脸，好像永远生着谁的气。郭巧巧又不同了，这个高中二年级的女学生在外头疯疯傻傻的，说话的嗓门比粪桶还要粗，一回到家，立即变了。脸拉得有扁担那么长，同样永远生着谁的气。那肯定是冲着玉米去的了。饭碗盛上来了，玉米的左手是郭家兴，右手是郭巧巧，玉米总有些怯。生怕弄出什么出格的动静。尤其在伸筷子夹菜的时候，总要悄悄睨一眼郭家兴，顺带睨一眼郭巧巧，看一看他们的脸色。这一点已经被玉秀看在眼里了，逃不出玉秀的眼睛。玉米怕郭家兴。不过怕得却又有点蹊跷，七拐八拐地变成怕他的女儿了。玉米总是巴结郭巧巧，就是巴结不上，玉米为此相当地伤神。所

以说，玉秀一定先要把郭家父女伺候好。只要他们能容得下，玉米想赶也赶不走的。对付郭家兴，玉秀相信自己有几分心得。男人到了这个岁数，没有一个不吃漂亮女孩子的马屁，没有一个不吃漂亮女孩子的嗲。父亲王连方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。而应付郭巧巧，玉秀的把握更要大些。只要下得了狠心作践自己，再配上一脸的下作相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虽说在郭巧巧的面前作践自己玉秀多少有些不甘，不过转一想，玉秀对自己说，又有什么不甘心的？你本来就是一个下作的烂货。

玉秀在郭家兴和郭巧巧的面前加倍地勤快，加倍地低三下四了。玉秀的第一个举动就令郭巧巧大为感动。一大早静悄悄地替郭巧巧把马桶给倒了。这个呆丫头真是邋遢得很。越是邋遢的丫头越是能吃，越是能喝，越是能拉，越是能尿。马桶几乎都满了。都不知道是哪一天倒过的了。晃一下就溢出来了，弄得玉秀一手。这个举动的功效是立竿见影的，郭巧巧都已经和玉秀说话了。玉秀真是很幸福了。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玉秀的机灵发生了作用，眼里的余光一直盯着别人的碗，眼见得碗里空了，玉秀总是说：“我来，姐夫。”要不就是说：“巧巧，我来。”玉秀不只是机灵，每一顿饭还能吃出一点动静。玉秀采取了和玉米截然相反的方法，差不多是一次赌博了。一到吃饭的时候玉秀便把自己弄得特别地高兴，兴高采烈的，不停地说话，问一些又滑稽又愚蠢的问题。比方说，她把脑袋歪到了郭家兴的面前，眨巴着眼睛，问：“姐夫，当领导是不是一定要双眼皮？”问：“姐夫，公社是公的吗？有没有母的？”问：“姐夫，党究竟在哪儿？在北京还是在南京？”

诸如此类。顿顿如此。玉秀问蠢话的时候人却特别地漂亮，亮亮的，有些烂漫，纯得很，又有点说不出的邪。一些是真的不知道，一些却又是故意的了，是玉秀想出来的，可以说挖空心思了，累得很。好在玉秀的父亲做过二十年的支书，这才想得起来，这才说得出口。玉秀的愚蠢让玉米难堪，好几次想挡住她。出人意料的是，郭家父女却饶有兴致，听得很开心，脸上都有微笑了。而郭巧巧居然喷过好几次饭。这样的情形真是玉米始料不及的。玉米也偷偷地高兴了。郭家兴在一次大笑之后甚至用筷子指着玉秀，对玉米说：“这个小同志很有意思的嘛。”

玉秀住在天井对面的厨房里头，而骨子里，玉秀时刻都在观察郭家父女。一旦有机会，玉秀会提出留在断桥镇这个问题的。关键是火候，关键是把握、关键是方式、关键是一锤子定音。一旦堵死了，就再也没有打通的余地了。玉秀要掌握好。

这是一个星期天。郭巧巧没有上学。午饭之前，玉秀决定给郭巧巧做头。这正是玉秀的长项了。玉秀在这上头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的，有想像力，有创造性。玉秀先替郭巧巧洗了，洗下一脸盆的油。玉秀望着脸盆，直犯恶心。头还没有洗完，玉秀已经在骨子里头瞧不起这个小呆×了，恨不得一把摁下郭巧巧的脑袋，用油汪汪的猪头汤淹死她。但是这丫头关系到玉秀的命运，所以玉秀轻手轻脚的，每一根指头都孝顺得要命。洗完了，晾干了，玉秀开始给郭巧巧做头，重新设计了辫子。郭巧巧原先是一根独辫，很肥，侩样子，有一股霸道的蛮悍相。玉秀替郭巧巧削去了一些，把头发分开

来，在头顶的两侧辫出两个小辫子，然后，盘下去，卡牢了。两条辫子的尾巴却对称地翘在了耳朵的斜上方，一跳一跳的，又顽皮，又波俏，很像电影上大汉奸家的千金小姐了。郭巧巧有很显著的男相，要不是那条辫子，看上去几乎就是一个男人。现在，经过玉秀这么一拾掇，有点女孩子的意思了。郭巧巧满意得很。玉秀站在旁边，做出极其羡慕的样子，还添油加醋地说：“巧巧，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头发就好了。”很伤感了。马屁一旦拍到伤感的程度，那一定是深入人心的。郭巧巧果然高兴了，合不拢嘴的，腮帮子笑得比额头还要宽。像一个河蚌，整个脑袋只是一张嘴。玉秀看在眼里，知道时机到了，“哎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巧巧，我要是能给你做丫鬟就好了。没这个福。”郭巧巧正对着镜子，上身一侧一侧的，美得不轻。郭巧巧脱口说：“这个没问题的。”

午饭的时候玉秀一直和郭巧巧说说笑笑的，郭家兴也觉得奇怪，女儿的性格这样嘎古，这样方，和玉米别扭，反而和玉秀投得来。说起来巧巧这丫头也可怜了，才这个岁数，就死了母亲，也难怪她要 and 玉米做对头。郭家兴难得看见女儿有这样的兴致，一高兴，多吃了半碗饭。玉秀把饭碗递到郭家兴的面前，知道最关键的时刻终于来到了。连忙说：“姐夫，我和巧巧说好了，我给她当丫鬟——不回去了，你要管我三顿饭！”话说得相当俏皮，相当撒娇，其实玉秀自己是知道的，很紧张了。玉秀在那里等。郭家兴端起碗，盯着郭巧巧的脑袋看了两眼，心里有了七八分的数了。郭家兴扒下一口饭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为人民服务吧。”玉秀听出来了。心里头都揪住了，手都抖了，却还是放心了。玉米听着，一直以为玉秀

开开玩笑的，并没有往心里去。玉秀却转过脸来和玉米说话了。玉秀说：“姐，那我就住下啦。”居然是真的了。这个小骚货真是一张狗皮膏药，居然就这么贴上来了。玉米一时反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这时候郭巧巧刚好丢碗，离开了饭桌。玉秀望着郭巧巧的背影，伸出胳膊，一把握住玉米的手腕，手上特别地用劲，轻声说：“我就知道大姐舍不得我。”这句话在姊妹两个的中间含义很深。骨子里是哀求了。玉米是懂得的。可玉米就是看不惯玉秀这样卖乖。然而，玉秀这么一说，玉米愈发不好再说什么了。玉米抿着嘴，瞥了玉秀一眼，很慢地咀嚼了两三下，心里说：“这个小婊子，王家呆不下去，在这个家里反倒比我滑溜。”玉秀低着头。没有人知道玉秀的心口这一刻跳得有多快。玉秀慌里慌张地直往嘴里塞，心往上面跳，饭往下面咽，差点都噎着了。眼泪都快出来了。玉秀想，总算住下来了。这时候玉米的饭碗见底了，玉秀慌忙站起身，抢着去给玉米添饭。玉米搁下碗，搁下筷子，说：“饱了。”

住下就住下吧。虽然玉秀在这件事上没有把大姐放在眼里，说到底玉米还是对玉秀抱有厚望，先不管她。关键玉秀和郭巧巧热乎上了，这一点玉米不能接受。郭巧巧这个呆丫头不好办。玉米心里头有数，自己是怕她的。玉米谁都没有怕过，现在看起来还是栽在她的手上了。郭巧巧偏偏不是工于心计的那一路，暗地里使坏的那类。郭巧巧不是。这丫头的身上带有凶蛮暴房的嘎小子气，一切都敢说在明处，一切都敢做在明处，这是玉米相当吃不消的。比方说，玉米刚过门的时候，郭巧巧放学了，当着机关大院里那么多的人，玉

米为了显示她这个继母的厚道，立即迎了上去，接她的书包，笑吟吟地说：“巧巧，放学啦？”郭巧巧憨头憨脑地说：“呆×！”当着那么多的公社干部，太没头没脑了。玉米的脸都丢尽了。玉米在枕头上面曾经对郭家兴说过这个事，玉米说：“巧巧怎么弄的？怎么一见到我就跟见到鬼似的？”郭家兴对这个问题没兴致，随口说：“还是孩子。”玉米说：“孩子？我才比她大几岁？”但是这句话玉米没敢说出口，只是在自己的肚子里对自己说了。这么一想玉米心酸得很，自己大不了郭巧巧几岁，她成天没心没肺的，自己死乞白赖做她的“后妈”，赔光了脸面，还落不到好。玉米看出来，做父母的都这样，一旦死了原配，转过脸去会觉得对不起孩子，越发地娇宠，越发地放纵。玉米躺在郭家兴的身边，心里头凉了，全是怨。想来想去男人还是不可信的。趴在你的身上，趁着快活，二斤肉能说出四斤油来；下来了，四斤油却能对出三斤八两的水。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对谁亲，对谁疏，男人一肚子的数。男人哪，拔出来之前是一个人，拔出来之后又是一个人。这是很让人寒心的。玉米一直想和郭巧巧好好聊一回，给她把话挑明了——玉米可不指望巧巧喊她一声“妈”，玉米有这样的自知，担不起。喊“姨”总行了吧？实在不愿意，叫“姐姐”也可以，退一万步，喊一声“玉米”总是应该的。郭巧巧屁都不响一个。天天在一个屋子里头，撞破了嘴唇都不说一句话，担着“母女”的名分，还乌鸡眼，这算什么？郭巧巧偏偏不给玉米机会。除非玉米讨骂。郭巧巧的那张嘴是标准的有娘生没娘教的嘴，什么都出得来，七荤八素的。都是在哪儿学来的？玉米算是怕了。玉米有时候想，自己对“女

儿”的这份孝心，就是喂一把扫帚，扫帚也该哼唧一声了。玉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想，后妻好做，后妈难当哪。

郭巧巧和玉米有仇。是天生的，不要问为什么，就像老鼠见到了猫，黄鼠狼遇到了狗，一见面就有。玉秀暗地里很高兴。只要有人对玉米出手，玉秀总有一股说不出的快慰，想按都按捺不住，心里头开花了，笑得一瓣一瓣的。虽说玉秀在玉米的面前还是那样谦卑，但是，终究是装出来的了，骨子里头又有了翻身闹解放的意味。郭巧巧要是喊玉秀了，玉秀并不急于答应，而是先瞥一眼玉米，很无奈地走到郭巧巧的跟前，故意弄得鬼鬼祟祟的，好像是顾忌玉米，害怕玉米，其实是通知玉米，有意识地告诉玉米，故意在玉米的眼前挖一个无底洞，让玉米猜，让玉米摸不着头绪，探不到底。这一来她和郭巧巧之间就愈发深不可测了，有着隐蔽的、结实的同盟关系，是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的。玉米要是盘问起来了，玉秀则特别地无知，做出一副努力回忆的样子，“没有啊”，“我不知道啊”，“人家能对我说什么呢”，“忘了”。玉秀又有了后台了。玉米暗地里打量玉秀的时候目光里又多了一分警惕。这正是玉秀所希望的。只要玉米还恨自己，还拿自己当一个对手，对自己心存一分警惕，说明她们还是平起平坐的。玉秀不要她可怜。这当然需要依仗郭巧巧了。玉秀想，宁可在外人的面前露出贱相，反而不能在玉米的面前服这个软。谁让她们是亲姊妹呢。也真是怪了。

玉秀现在的工作是伺候郭巧巧。主要是为郭巧巧梳妆打扮。郭巧巧经玉秀一撩拨，似乎突然犯过想来了：我不是男人，我也是一个女儿家呢。郭巧巧做女孩子的愿望高涨起来

了。可是手拙，不会弄。玉秀当然是行家了。迫于玉米的威慑，玉秀自己不敢打扮了，却把所有花花肠子一古脑儿放在了郭巧巧的头发上、发夹上、纽扣上、编织的饰物上。玉秀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情特别地舒畅，特别地有才华，又积极，很有成就感了。暗地里却又格外地感伤。越感伤手里的手艺却越是精细。郭巧巧的模样很快就别具一格了。要不是她的父亲是副主任，早被人骂成妖精了。至于指甲，玉秀可是花了大力气，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凤仙花，捣烂了，加进了一些明矾，十分仔细地敷到郭巧巧的手指甲上去，一层一层的，连脚指甲都敷上去了。玉秀用扁豆的叶子把郭巧巧所有的指甲都裹了起来，几天过后，效果出来了。郭巧巧的手指和脚趾悄悄改变了颜色，红红的，艳丽得很，剔透得很，招眼得很，举手投足都华光四射的。郭巧巧一天一个样。这变化是显著的，根本性的，可以用“女大十八变”做高度的概括。机关大院有目共睹。最显著、最根本的变化还在郭巧巧的眼神和动作上，也就是姿态上了。郭巧巧过去一直有一个毛病，特别地莽撞，像冲锋陷阵的勇士，每一个动作都是有去无回的。现在好了，眼神和手脚里头多了一分回环与婉转的余地。虽说有些做作，毕竟是个女孩子了。郭巧巧经常和玉秀在机关大院里进进出出的，走路的时候两个人都偎在一起，很知心的样子，很甜蜜的样子，像一对亲姊妹了。这是玉秀所渴望的。机关大院里所有的人马上都认识玉秀了。——那就是玉秀，——那就是郭主任的小姨子，——美人坯子呢。但玉秀有几分冷，几分的傲，并不搭讪别人。尤其在一个人走路的时候，脚步轻轻的，脑袋歪在一侧，头发

盖在脸上，时常只露出半张脸，一只眼睛。有点没有来头的怨，那种恍惚的美。要是面对面碰上什么人了，玉秀会突然惊醒过来，把半面的头发捋到耳后，慢慢地冲着你笑。玉秀的笑容在机关大院里是相当出名的，很有特点，不是一步到位的那种样子，而是有步骤的，分阶段的，由浅入深的，嘴角一步一步地向后退让，还没有声音，很有风情了。是一种很内敛的风骚。浪，却雅致。

玉米都看在眼里。虽说玉秀不敢放开手脚再做狐狸精了，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吃屎的本性没变。骨子里反而变本加厉了，很危险了。玉米早晚是要敲敲她的警钟的。但是以她现在和郭巧巧的关系，玉米很难开口。然而，正是她与郭巧巧的关系，玉米必须开口。从结果上看，效果很不理想。姊妹重又回去了，还是“前世的冤家”。

这一天的下午学校里头劳动，郭巧巧没有参加，提前回来了。郭巧巧喊过玉秀，把家里的影集全搬了出来，坐在天井里，一页一页和玉秀翻着看。玉秀很自豪，觉得自己已经走进这个家的深处，走进隐私和秘密了。即使是玉米，她也不能享受这样高级的待遇的。玉秀看到了郭家兴年轻的时候，郭巧巧母亲年轻的时候，还有郭巧巧儿时的模样。郭巧巧既不像她的爸，也不像她的妈，集中了两个人最难以组合的部分，所以扭在脸上。玉秀看一张，夸一张，好话说了一天井。玉秀很快从影集里发现一个小伙子了，和郭家兴有点像，又不太像，比郭家兴帅，目光也柔和，像一匹小母马的眼睛。有一点湿润，却又有几分斯文，很有文化，很有理想的样子，穿着很挺的中山装。玉秀知道不是郭家兴，精气神不是那么一

回事。玉秀故意说：“是郭主任年轻的时候吧？”郭巧巧说：“哪儿，是我哥，郭左，在省城的汽车厂呢。”玉秀知道了，郭巧巧还有个哥哥，在省城的汽车厂呢。正说到投机的地方，玉米却回来了。玉米看见玉秀和郭巧巧头靠着头，捧着什么很秘密的东西，比和自己还要亲，很入神的样子。她们在看什么呢？玉米的好奇心上来了，不由自主地伸长了脖子。郭巧巧的屁股上像长了一双眼睛，玉米刚走到玉秀的身后，郭巧巧“啪”的一下，把影集合上了，站起身，屁股一扭，一个人回到了东厢房。玉米讨了个没趣，尤其当着玉秀的面，脚底下快了，立即回到了自己的厢房。心里却不甘，立在窗口的内侧无声地打量起玉秀来了。玉秀隔着窗棂，看见玉米的脸色了，是恼羞成怒与无可奈何兼而有之的样子。玉秀没有低下眼皮，而是把眼珠子撇到了一边，再也不接玉米的目光了，心里想，这又不关我的事。玉秀的举动在玉米的眼里无疑具有了挑衅的意味。郭巧巧却又在东厢房里喊了：“玉秀，过来！”玉秀过去了，过去以前故意摇了摇头，做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，显然是做给玉米看的了。玉米一个人被丢在窗前，想，不能再这样了，不能允许玉秀再这样吃里扒外了。玉米忍了好久，做晚饭的时候到底去了一趟厨房，回头看一眼天井，没人。玉米用抹布假装着抹了几下，转过脸说：“玉秀，你可是我的亲妹子。”这句话过于突兀了，听上去没有一点来头。玉秀拿着勺子，望着锅里的稀饭，心里知道玉米说的是什么，听出意思来了。玉米的话虽说突兀，意思却是十分明确的。仿佛很有力量，是一次告诫，其实软得很。厨房里的空气开始古怪了，需要姊妹两个有格外的定力。玉秀没有抬

头，只是不停地搅稀饭，想了想，说：“姐，我听你的话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”话说得很乖巧，其实绵中带着刚，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口吻，一口把玉米顶回去了。玉米无话了。面对郭巧巧，玉米能让玉秀做什么？玉米又敢让玉秀做什么？玉米捏着抹布，反而愣住了。兀自站立了好大一会儿，对自己说，好，玉秀，你可以，你能。这一次的冲突并没有太大的动静，然而，意义却是重大的。尤其在玉秀的这一头，有了咸鱼翻身的意思。玉米原本是给玉秀敲一敲警钟的，没想到这一记警钟却敲到了自己的头上，玉米看出来了，这个人一旦得到机会还是要和自己作对的。

每天早上玉秀都要到菜市场买菜。买完了，并不急着回去，而是要利用这一段空闲逛一逛。主要是逛一逛供销社。说起来供销社可能是玉秀最喜欢的地方了。以往进镇，玉秀每一次都要在供销社踱踱好半天，并不买什么。事实上，供销社是一个很不错的歇脚处，供销社可能还是一个很不错的观光场所。那些好看的货架就不用再说了，仅仅是付款的方式就很有意思了。女会计坐在很高的地方，和每一个营业员之间都连着一根铁丝，一条一条的。铁丝上挂了许多铁夹子，营业员开了票，收了现金，把它们夹到铁夹子里去，用力一甩，“嗖”的一声，铁夹子像一列小小的火车头，沿着悬浮铁轨开到会计那边去了，稍后，小小的火车头又“嗖”的一声，开了回来，带着零找和收迄的票据。神秘、深邃，妙不可言。

玉秀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小秘密，那就是喜欢看坐在高处的女会计。从小就喜欢看。羡慕得很。那个女会计坐在那里

已经很多年了，她一手的小算盘让玉秀着迷，噼里啪啦的。手指头跟蝴蝶似的，跟么蛾子似的，点水而过，扑棱扑棱的。一旦停下来了，却又成了蜻蜓，轻轻地栖息在荷叶上面。那里头有一种难言的美。女会计的手成了玉秀少女时代的梦，在梦中柔若无骨。只是很可惜，那个女人不漂亮。玉秀总是想，要是自己长大了能坐在那里就好了。玉秀一定会把自己打扮得像过河而来的小花蛇，在全公社老老少少的眼里吱吱歪歪地扭动。玉秀从小其实就是一个有理想的姑娘了，有自己很隐秘的志向。玉秀相信，自己反正不会在王家庄呆上一辈子的，绝对不可能在这样的一棵树上吊死。玉秀对自己的未来一直蛮有信心的。当然，玉秀的这份心思现在反而死了，那绝对是不可能的。由此看来供销社其实是玉秀的伤心地了。然而，人这个东西就是怪，有时候恰恰喜欢自己的伤心地，特别地迷恋，愿意在那里流连忘返。

玉米不喜欢玉秀游手好闲的浪荡样子，尤其是在供销社里头。发话了，不许玉秀再过来。玉秀不明白，问玉米为什么。玉米回得倒也干脆。玉米说：“不是你呆的地方。”

玉米在床上的努力没有白费。房事也是这样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玉米有了。玉米没有说，但是，感觉到自己的体内发生了变化，是史无前例的。这种变化不只是多了一些什么，而是全面的，深刻的，具有了脱胎换骨的性质。玉米很安心了，在郭巧巧的面前突然多了一份气势。当然，这股子气势玉米并没有表现出来，尤其没有放在脸上，反而放到肚子里去了，变成了大度、沉着和自如。等孩子生下来了，玉

米是不会再在郭巧巧的面前委屈自己的了，就算郭家兴给她撑腰也是这样。同样是郭家兴的种，他郭家兴没有理由近一个、远一个，香一个、臭一个。没这个说法。孩子抱在手上，那就由不得他们了。怎么说母以子贵的呢。现在的问题反而是玉秀。对玉秀玉米倒是要好好考察一番的。她到底拥护哪一边，站在哪一边。这是一个立场的问题，关系到她自己的前程和命运。玉米还是要做到仁至义尽。玉米的考察却很意外，玉秀有了新动向了。这丫头现在不怎么在家里头呆，动不动就要往外面跑。主要是下午。玉米知道这个小婊子耐不住的。观察了一些日子，看出眉目来了。玉秀一闲下来就要串到机关的会计室里，和唐会计又热乎上了。唐会计是一个四十开外的女同志，不过机关里的老少还是叫她“小唐”。小唐的皮肤很白，长了一张胖脸。这样的脸天生就四季如春，像风中盛开的向日葵，随时都可以笑脸相迎的样子，很讨喜的。玉秀对小唐的称呼很有意思，也喊她小唐，却叫她“小唐阿姨”，既懂事，又不拿自己见外。玉秀和小唐热乎什么呢？玉米特地追究过一次，故意拐到会计室的窗前，有了新发现了。玉秀和唐会计的面前各自放了半个西瓜，正用回形针外挑着吃。西瓜子也没有舍得扔掉，归拢在玻璃台板上。她们边吃边说，边说边笑，动静很小。虽说没有人，还是保持着一种耳语的状态。看得出，关系私密，不一般了。玉秀背对着窗户，一点都没有发现玉米的眼神有多警惕。还是唐会计先看见窗外的玉米了，立即站起身，笑着对玉米说：“郭师娘，吃西瓜！”西瓜都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唐会计这样说，显然是一句客套话了。不过玉米并没有觉得唐会计虚情假意，相反，心

情陡然好了，原来机关大院里的人背地里都喊玉米“郭师娘”呢。玉米原先是不知道的。这样的称呼很见涵养了。水涨船高，玉米自然就有了摇身一变的感觉。玉米也笑起来，关照玉秀说：“玉秀，什么时候带小唐到家里头坐坐。”玉米对自己的这句话相当地满意，觉得这句话说出了身份，只有“郭师娘”才能够说得出。小唐对这句话显然是受宠若惊了，一边笑，一边用舌头处理嘴里的西瓜子，脸上笑得相当乱。

玉米在回去的路上想，怪不得这几天厨房里有炒瓜子的气味，原来是这儿来的。炒完了，玉秀好再一次跑到唐会计的那边去，边嗑边聊。是这么一回事了。看起来玉秀这丫头真是一只四爪白的猫，不请自到，家家熟呢。玉秀这丫头活络得很，有头绪得很，这才几天，已经在机关大院里四处生根了。照这样下去，她这个做姐姐的还有什么用？哪里还能压得住她？这么一想玉米不免有了几分的担忧，得小心了。玉米的分析可以说抓住了要害了。玉秀在小唐那里实在不是嗑瓜子、拉家常，而是有着深远的谋划。玉秀想学手艺，想把小唐阿姨的那一手算盘学到手。学好了做什么，玉秀还是很盲目的，到时候再说。毕竟一样手艺一样路，玉秀得为自己打算了。依靠玉米绝对是靠不住的。玉秀也不想靠玉米了。玉秀原计划不想和小唐把自己的想法挑明了的，怕传到玉米的耳朵。玉米是不会成全她的。玉秀只想偷偷地看，偷偷地学。玉秀有这样的自信。以往玉秀织毛线也是这样的，平针、上下针、元宝针、螺纹针、阿尔巴尼亚针，玉秀也没有专门学过，只是静下心来，偷偷地看几眼，也会了，手艺出来了还能胜出别人一筹。玉秀的心头有这份灵，手头也有这份的巧。

然而，算盘到底不一样，玉秀看了一些日子了，光听见响声，看不出名堂。没想到小唐却主动对玉秀开口了。这一天小唐突然说：“玉秀，我教你打算盘玩吧。”玉秀吃了一惊，没想到小唐说出这样的话，脱口说：“我这么笨，哪里学得上？——学了也没用。”小唐笑笑，说：“就当替我解解闷吧。”玉秀这才学了。玉秀并不贪，打算先学好加减。乘除放一放再说——玉秀算术上的乘除还没有过关呢。不过小唐阿姨都说了，加减法足够了，除法连她自己都不会，用不着的。小唐阿姨说，加上一些，减掉一些，会计就是那么一回事。玉秀听出来了，小唐这样说，说明她对玉秀的想法心里头是有数的。她不说破，玉秀自己就更没有必要说破了。玉秀学得相当好，进度特别地快。说起来玉秀读三年级的时候算术老师还教过几天算盘，老师在黑板上挂了一只很大的毛算盘，玉秀听了一节课，没兴趣，交头接耳了。玉秀想，看来学东西还是要有目的性，有了目的，兴趣就有了。小唐发现玉秀这丫头的确聪明，记性好，胶水一样粘得住东西。就说口诀，蛮复杂的，几天的工夫玉秀都记牢了。比小唐当初快多了。小唐直夸玉秀，玉秀说：“还不是师傅教得好。”碰上好徒弟，师傅的积极性有时候恐怕比徒弟还要高些。小唐让玉秀每天来，一天不来，小唐还故意弄出很失落的样子。

玉秀的脑子虽然好，还是碰上难处了，主要在手上。玉秀过于求快了，恨不得一上来就在自己的手指头上插上羽毛和翅膀，立马变成供销社的女会计。不行。手指头这东西真是怪，它们平时都是以“手”的形式统一意志、统一行动的，在单独出面的时候，不灵了，甚至会张冠李戴，需要静下来

确认一下，指派一下，这才知道到底要动哪一根。玉秀的手指头怎么就是做不了自己的主了呢。

小唐和玉秀的师徒关系到底是附带的，主要还是朋友。小唐已经开始把玉秀往自己的家里带了。小唐的家在国营米厂的附近，走到国营米厂的院后，玉秀终于看到了机房上面的那个铁皮烟囱了，原来每天夜里蒸汽机的响声就是从这个烟囱里传出来的。烟囱里喷出一口烟，蒸汽机就“噔”的一声。进了家小唐格外热情了，领着玉秀四处看。小唐特地把玉秀带进了卧室，着重介绍了红灯牌晶体管收音机、蝴蝶牌缝纫机和三五牌闹钟，都是紧俏的上海名牌。这几样东西是殷实人家的标志了，也许还是地位的象征。玉秀不识货，不懂这些。小唐又不好挑明了什么，有了对牛弹琴的感觉。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小唐的热情，小唐一般是不和玉秀在堂屋里坐着说话的，而是在卧室，两个人坐在床沿上，小声地扯一些咸淡。玉秀也感觉出来了，她们两个人的关系发展得相当快，已经不像一般的朋友了，有了忘年交的意思。小唐连自己男人的坏话和自家儿子的坏话都在玉秀的面前说了。玉秀当然是懂事的，这样的时代并没有顺着小唐，反而替小唐的男人和小唐的儿子辩解，说了几句好话。小唐很高兴了，极其懊恼地叹息：“嘿，你可不知道他们。”其实都是扯不上边的，玉秀都没有见过他们的面。这一天下午玉秀终于在小唐的家里见到小唐的儿子了。玉秀吃了一惊。小唐的儿子居然是一个大小伙了，高出玉秀一个头，很硕健，却有一种与体魄不相称的腼腆。小唐老是在玉秀的面前“小伟”“小伟”的，玉秀还以为“小伟”是个中学生呢。人家已经是国营米厂的工人

了，还是基干民兵呢。小唐把高伟叫到玉秀的面前，很上规矩地说：“这就是玉秀。”玉秀注意到，小唐说这句话的时候完全不再是机关里的小唐，而是很讲家道，很有威严的。小唐随即换回原来的口气，对玉秀说：“这就是我那呆儿子。”小唐这种口吻上的变化让玉秀有点别扭，就好像玉秀真的和她一个辈分，成了高伟的长辈了。玉秀一阵慌，总算是处惊不乱，说：“阿姨你瞎说什么，人家哪里呆。”小唐接过玉秀的话，对高伟说：“小伟，人家玉秀替你说说过不少好话呢。”不说还好，小唐这么一说玉秀真的是无地自容了。高伟显然很害怕女孩子，局促得很，脸都憋红了，又不敢走。而玉秀的脸也红了。玉秀低下头，心里想，小唐在家里肯定不是机关里的样子，肯定是大事小事都不松手，说一不二的，儿子都被她管教成这种样子了。小唐的这一点给了玉秀完全崭新的印象。

小唐虽说行事机敏，不落痕迹，不过玉秀还是看出来了，小唐有撮合自己和高伟的意思。玉秀还在那里自作聪明，想偷偷地学小唐的算盘手艺。其实小唐的网张得更大，已经把玉秀一古脑儿都兜进去了。从一开始便钻进套子的就不是小唐，而是玉秀自己。玉秀想，到底是镇上的人哪。高伟的模样还是说得过去的，关键是，人家是工人，能和高伟那样的小伙子撮合，玉秀其实是求之不得的。当然了，自己也是配得上的。然而，玉秀自己知道，自己毕竟被男人睡过了，有最致命的短处。小唐阿姨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万一将来知道了，退了亲，那个脸就丢大了。这么一想玉秀突然便是一阵心寒。玉秀想，自己也这个岁数了，难免会有人替你张罗婚

姻方面的事。还麻烦了。玉秀不免有些恐慌，一下子恍惚了。

玉秀一夜都没有睡好。夜深人静了，断桥镇的夜间静得像一口很深的井，真的是深不见底。这一来国营米厂蒸汽机的声音突出出来了。蒸汽机不像柴油机，响声并不连贯，而是像锤子，中间有短暂的间隙，“噔”的一下，又“噔”的一下。玉秀平时蛮喜欢这个声音的，因为隔得比较远，并不闹人，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反而是个伴，有了催眠的功效，让人睡得更安稳，更踏实。可是这一夜不一样了，蒸汽机的声音一直在她的耳边，锤她的耳朵。玉秀想，还是把自己的实情全都告诉小唐吧，要不然，掖掖藏藏的，哪一天才是尽头？转一想玉秀便骂自己二百五了，一旦说出去，她什么都完了。事情黄了不说，还白白地送给别人一个把柄。不能够那样。这方面的苦头玉秀在王家庄算是领教了。再说了，小唐阿姨只是这个意思，人家并没有把话挑白了，你吼巴巴的发什么骚？

一起床玉秀就倦怠得很，拿定了主意，以后不打算再到会计室去了。玉秀想了想，这样也不妥当，还是要去。人家小唐只是流露了这个意思，并没有正式给自己提出来，自己先忸怩起来，反而说明自己都知道了。不等于不打自招了？那样不好。一旦把事情推到明处，反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更加难办了。还是装糊涂吧。玉秀想，就凭自己现在的状况，哪里还敢有那样的心。配不上的。被人嚼过的甘蔗谁还愿意再嚼第二遍？直到这个时候玉秀才算是对自己有了最为清醒的认识，作为一个女孩子，自己已经很不值钱了。这个无情的事实比自作自贱还让玉秀难过。玉秀对自己绝望了。这份凄楚可以说欲哭无泪。玉秀一侧脑袋，对自己说，不要想它了

吧。

玉秀还是到会计室去了。想来想去玉秀还是愿意赔一把，押上去了。再怎么说这也是自己的一个机遇，要把握好的。前往会计室之前玉秀精心打扮了一回，还鬼使神差地拿了郭巧巧的两只红发卡，对称地别在了头顶的两侧。玉秀花枝招展却又默然无声地来到小唐阿姨的面前，想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却有了弄巧成拙的感觉。很别扭。脸上的笑容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所以玉秀几乎没有说上几句话，闷着头只是拨弄算盘。总是错。唐会计望着玉秀头上的红发卡，心里头有底了，说明玉秀这丫头什么都知道了。这丫头不笨，响鼓到底是不用重锤的。小唐的心里发出一丝冷笑，对自己说：“呆丫头，你打扮给我看又有什么用！”小伟的事这一回看起来是八九不离十了。遗憾当然也是有的，那就是这丫头的农村户口。再怎么说，农村户口到底还是低人一等的。不过转一想，小伟要是能娶上郭主任的小姨子，她小唐好歹和郭主任沾亲带故了。这是很好的。小唐突然犯过想来了，自己还高出郭主任一个辈分呢。这么一想小唐来了几分精神，都有点紧张了。——这可怎么说的呢，——这可怎么好呢。

事态安静了一些日子。玉秀除了算盘上有所进益，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。不过小唐不想拖了，得找个机会给小伟和玉秀挑开了。只要挑开了，小唐就可以抽身了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们自己的事，他们自己去消受。重要的是让他们自己点破了。男男女女的，总是捉迷藏也不是事。要趁热打铁。“趁热打铁才能成功”，《国际歌》正是这样唱的，可见国际上都是提倡趁热打铁的。小唐又把玉秀喊到家里去

了。玉秀面有难色的样子，知道这一回是什么意思了。一下子有点吃不准。小唐却不由分说，拉过来就走。小唐是过来的人了，懂得这个，女孩子哪里能不忸怩一下子。所以要强迫。女孩子的这种事就这样，你越是强迫，她越是称心如意。小唐这一次选择的路线没有从外面绕，而是直接从国营米厂的里头穿了过去。国营米厂一半的地盘都是宽敞的砖瓦房，其实就是大米的仓库了。玉秀望着这些青砖青瓦、红砖红瓦的房子，感受到国营米厂辽阔的气派。小唐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老高就在这里头。”玉秀知道，“老高”正是高伟的父亲、小唐的男将了。“老高不是一把手，”小唐放慢了脚步，轻声说，“不过呢，老高在厂里说出的话，不亚于一把手的分量。”玉秀一听到这句话心里头突然便是一阵紧。以小唐说话办事的风格，玉秀猜得出，这句话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暗示性了，其实已经把自己牵扯进去了，是很直接地关系到自己的前程了。小唐表面上说的是老高说话的分量，而在玉秀听来，小唐的话才更有分量，具有掌握命运的能力。玉秀想，机关到底是一个不一般的地方，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决定别人的一生。

玉秀的呼吸都有一点急促了，脑子转得飞快，都是自己和国营米厂之间的可能性。玉秀稀里糊涂地，走进了小唐的家门。高伟在家，显然在等待了。这是玉秀预料之中的。因为预料到了，玉秀并没有过分地慌张。高伟可能等得时间长了，按捺着一股焦虑，反而窘迫得很，有些受罪的样子。比较下来还是玉秀大方，具有驾驭自己的能力。高伟面南，玉秀朝北，在堂屋里坐下了，小唐脸对着东，陪着，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。气氛相当地轻松，却又出奇地紧张。就这

么枯坐了片刻，小唐似乎想起什么了，站起身，说：“怎么忘了，我去买个西瓜回来。”玉秀看见小唐站了起来，也跟着起身了。小唐一把摀住玉秀，说：“你坐！你坐你的！”小唐拿了一只尼龙网兜，握在手心里头，转身便往门口跑。小唐都已经出门了，却又回过身来，把两扇大门掩上了。玉秀回过头，正好和小唐对视上了。小唐让开目光，对着高伟笑得相当地特别，是做母亲的特有的自豪，那种替儿子高兴的样子。小唐说：“你们聊，你们聊你们的。”屋子里只剩下玉秀和高伟了，除了蒸汽机，四处静悄悄的。这阵安静很突兀，很特别，有了胁迫的劲道。玉秀和高伟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安静显然缺少准备，想摆脱这种安静，却无从下手。空气骤然严峻了。高伟的脸上涨得厉害，玉秀也好不到哪里，想说话，一时不知道嘴巴在哪儿。高伟都有些吓坏了，很莽撞地站起来，说：“我，我。”却又说不出什么，只有越来越粗重的喘息了。玉秀不知道怎么弄的，突然想起大草垛旁边混乱的喘息声，想起自己被强奸的那个夜晚了。高伟迈开了脚步，可能是想去打开门，却像是朝玉秀的这边来了。恐惧一下子笼罩了玉秀。玉秀猛地跳起来，伸出胳膊，挡在那儿，脱口说：“别过来！别过来！”玉秀的叫喊太过突然，反过来又吓着高伟了。高伟不知所措，脸上的神情全变了，只想着出去。玉秀抢先一步，撒腿冲到了门口，拉开门，拼了命地逃跑。慌乱之中玉秀却没有找到天井的大门，扶在墙上，往墙上撞，不要命地喊：“放我出去！”小唐走出去并不远，听到了玉秀的尖叫声，立即返回来了。小唐一进天井就看见玉秀扶在那里拍墙，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小唐把玉秀拉到门口，玉秀夺门而逃，只

留下高伟和他的母亲。高伟怔怔地望着他的母亲，好半天才说：“我没有。”是那种强烈地申辩。高伟极其惭愧地说：“我没有碰她。”小唐把她的儿子拉进堂屋，左右看了几眼，家里没有发现什么异样。小唐想了想，胆小如鼠的儿子说什么也没那个胆子碰她的。他要有那份胆，倒好了。可怎么会这样的呢？小唐坐下来，跷上腿，一巴掌把手里的尼龙网兜拍在桌面上，说：“别理她！我早看出来了，这丫头有癔病！——农村户口，还到我家里来假正经！”

玉秀恨死了自己，弄不懂自己怎么会那样的。好好的一条路硬是让自己走死了。连算盘也学不成了。玉秀伤心得很。小唐阿姨对自己这样好，闹出了这样的动静，往后在小唐阿姨的面前还怎么做人。再也没有脸面见人家了。玉秀越想越怕见小唐阿姨了。出乎玉秀的意料，第二天买菜的时候居然就遇上了。看起来是小唐阿姨故意守着自己的了，要不然怎么就那么巧。玉秀想躲，没有躲掉，反而让小唐叫住了。玉秀怕提昨天的事，想把话岔开来，小唐却先说话了，脸上的笑容也预备好了，说：“玉秀，中午吃什么呢？”玉秀还没有来得及回话，小唐顺便拉过玉秀的菜篮子，玉秀的篮子里还是空的。小唐关照说：“天热了，韭菜也老了，别再让郭主任吃韭菜了，郭主任的牙可不好。”玉秀想起来了，姐夫每天刷牙的时候都要从嘴里抠出一些东西来，看起来是假牙了。玉秀“噯”了一声，直点头，笑。小唐阿姨的脸上很自然，就好像根本没有昨天的事，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看起来小唐阿姨不会再提昨天的事了，永远都不会再提了，这多少让玉秀有些释怀。不过玉秀很快发现小唐的嗓子比平时亮了一些，笑

容的幅度比以往也要大，就连平时不大显眼的鱼尾纹也都出来了。玉秀知道了，小唐对自己这样笑，显然是故意的了，分明是见外了。和她的关系算是到头了，完了。玉秀也只好努力地笑，笑得却格外吃力，都难过了。玉秀匆匆告别了小唐，站在韭菜摊子的面前，却发起了傻。玉秀很意外地从菜场的混乱之中听到了国营米厂蒸汽机的声音。这刻儿听起来是那样地远，那样地不真实。难言的酸楚和悔恨涌上来了。玉秀憋住泪，弄不懂自己昨天到底吃错什么药了！搭错什么筋了！少了哪一窍了！发的哪一路的神经病！好好的一条路硬是让自己走死了。连算盘也学不成了。玉秀恍恍惚惚的，丢下韭菜，一个人走到了小街的最南端。断桥镇的南面是一片阔大的湖，湖面上烟波浩渺，一路看不到头的混沌模样。玉秀想，这样也好，还是这样干净，本来也不是你的，无所谓了。就算是做了高伟对象，万一被人家知道了那件事，到时候还是麻烦。玉秀对自己说，别费劲了，就这样了。只是有一点，玉秀怎么弄也弄不明白，什么都想开了，怎么反而更难受了呢。这个世上还有什么能够换回玉秀的女儿身呢？要是能换回来，玉秀就是断了一条胳膊都愿意，就是抠了一只眼睛也行啊。

玉米怀上孩子，原计划再过些日子告诉郭家兴的，家里头却不太平了。郭巧巧和郭家兴闹了起来。天天吵，却没有结果。依照郭家兴的意思，郭巧巧高二毕业之后还是下乡插队的好。带头送女儿下乡，他这个做父亲的脸面上好看，在机关里头也好说话了。到乡下去锻炼一两年，有个好基础，履历上过得硬，将来到了哪里都方便，年轻人还是要有远大理想的。郭家兴反反复复讲这个道理，可以说苦口婆心了。郭

家兴拿郭左做例子，郭左当初就是先插队，先做知青，利用做农民的机会入了党，后来招工了嘛，到大城市的国营厂去了嘛。郭巧巧不听。郭巧巧前些日子看了一部关于纺织女工的电影，被电影上花枝招展的纺纱女工迷住了，中了邪了，一门心思要到安丰公社的纺纱厂去做纺纱女工。一个小集体的社办厂，又是纺纱，弄不好就是一身的关节炎，有什么去头？还有一点是郭家兴说不上口的，安丰公社到底不是断桥镇，不归郭家兴领导，将来终究是有诸多不方便的。玉米反而猜出这一层意思来了。但是玉米没插嘴。郭巧巧的事，玉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郭家兴坐在堂屋的藤椅上，不说话了；郭巧巧站在东厢房的房门口，也不说话了。就这么沉默了好半天，郭家兴接上一根飞马烟，说：“先去插队，哈，思想上通了没有？”郭巧巧倚着门框，憋头憋脑地说：“没有！我下了乡，万一你手里没权了，谁还来管我？我还不在乡下呆上一辈子！”这句话玉米听见了，心口咯噔了一下。玉米想，看起来郭巧巧这丫头还是有几分的远眼光，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傻。郭家兴没有料到自己的女儿会说这样的话。这是什么话嘛！郭家兴对着桌面“啪”的一巴掌，动了大怒了。玉米愣了一下，又想，郭巧巧还是个傻丫头，做官的人最忌讳人家说他“万一”“没权”了。怎么能这么说呢。玉米听见郭家兴把藤椅推开了，用指头点着桌面，“笃笃笃”的。郭家兴憋了好大一会儿，大声说：“红旗是不会倒的！”话题一旦扯到“红旗”上头，态势当然很严峻了，玉米都有点怕了。郭家兴从来没有这样大声地说过话，看来生的不是一般的气。堂屋里又是很长的寂静。郭巧巧突然关上东厢房的两扇房门，“咚”的一声，

“咚”的又一声。东厢房里接着传出了郭巧巧的大嗓子：“我看出来了，妈死了，你娶了小老婆，变得封资修！为了讨好小老婆，想把我送下乡！”玉米听得清清楚楚的，心里说，这丫头蛮不讲理了，好好的把我扯进去！郭家兴脸色铁青，叉起了腰，一个人来到了天井，突然看见玉秀正在厨房里悄悄地打量自己。郭家兴看了玉秀一眼，伸出手指头，隔着窗棂给玉秀颁布了命令：“不许再为她搞后勤！大小姐派头嘛！剥削阶级作风嘛！”玉秀的脖子一下子吓短了。小快艇的司机恰恰在这个时候推开天井的大门，看见郭主任生气，站在一边等。郭巧巧却从东厢房里冲了出来，对司机说：“走，送我到外婆家！”司机还在那里等。郭家兴似乎想起什么了，大声对郭巧巧说：“还有毕业考试呢！”口气却已经软了。郭巧巧没有搭理，拉起司机便走。司机不停地回头，郭家兴无力地对他挥了挥手，司机这才放心地去了。

郭巧巧走了，司机走了，院子里顿时安静下来了。很突然的样子。郭家兴站在天井，大口大口地吸烟。玉米悄悄跟出来，站在郭家兴的身边。郭家兴又叹气，心情很沉重了。郭家兴对玉米说：“我一直强调，思想问题不能放松。你看看，出问题了嘛。”玉米陪着郭家兴叹了一口气，劝解说：“还是孩子。”郭家兴还在气头上，高声说：“什么孩子？我这个岁数已经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了嘛！”玉秀隔着窗户，知道玉米这刻儿一定是心花怒放了。可玉米就是装得像，玉米就是敛得住。玉秀想，这个女人像水一样善于把握，哪里低，她就往哪里流，严丝合缝的，一点空隙都不留。玉秀还是佩服的，学不上的。玉米仰着头，望着郭家兴，一直望着郭家兴，眼

眶里头贮满了泪光，一闪一闪的。玉米一把拽住郭家兴的手，捂到自己的肚子上去，说：“但愿我们不要惹你生气。”

方向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，不能出半点错。比方说，马屁的方向。玉秀现在已经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了。自从来到断桥镇，她小心翼翼地在郭巧巧的身上为人民服务，可以说全心全意了。现在看起来宝押得不是地方，还是得不偿失了。玉米怀上了，在家里的地位稳中有升，看起来往后的日子还是要指望玉米了。郭巧巧再霸道，在这个家里终究不能长久，玉秀真是昏头了，怎么就没有想到呢。拍马屁真是太不容易，光靠不要脸皮显然不够。政策和策略是马屁的生命。这个策略就是方向。玉秀不能再迷失了。既然郭巧巧都离开这个家了，路只有一条，迷途知返，回头才有岸。玉秀要回过头来再巴结玉米。

但是，隔夜饭不香，回头草不鲜。玉米对玉秀的马屁显然不领情了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盛饭，郭巧巧离家之后，玉米拒绝了玉秀的伺候，什么事都自己动手，平时也不怎么搭理玉秀。这对玉秀的威慑力相当巨大了。玉秀的感觉非常坏，好像是被清除出队伍了。不过这一回玉秀倒没有怪玉米，说到底还是自己错了，站错了队伍，认错了方向，伤了大姐的心。玉米对自己这样失望，也是报应，不能够怪她。玉秀想，自己还是要好好表现，少说，多做，努力改造，争取在大姐的面前重新做人。只要重新做人了，大姐一定会消气的，一定会原谅的，一定会让自己伺候她的。怎么说都是嫡亲的姊妹，玉秀有这个信心。

玉秀的想法当然是很好的，策略上却还是不对路子。玉米这样给她脸色，是希望玉秀能够自我检讨，当面给她认个错。说到底是要让玉秀当面服了这个软。主要是态度。所谓态度，就是不要考虑自己的脸面。只要玉秀的态度端正了，玉米不会为难她，还是她的大姐姐，还能够在这个家里头住下去。玉秀偏偏就没有留意到这一层，主观上想做出痛改前非的样子，而实际上却成天拉了一张寡妇脸。这在玉米的眼里是很不好的。有了抗拒的意思，有了替郭巧巧抱不平的意思，显然是顽固到底了。玉米对自己说，那好，到了这个份上你还死心塌地，那就别怪我给你颜色。玉米的脸上不是一般的凌厉了。反正郭巧巧不在，玉米放碗搁筷都带上了动静，每一巴掌都带上了镇压的力度。家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凝重了。玉秀就是找不到出路。一天，又一天，又一天。玉秀慢慢地吃不消了。不敢多说话。心情越沉重，看上去越发像抗拒。认错实在是不容易的，你首先要搞清楚你的当家人喜欢什么样的方式。方式对了，你的“态度”才算得上“端正”。

摊牌的日子终于来临了，玉秀还蒙在鼓里。这一天郭家兴到县城去开会，家里头一下子空了，只留下了玉米和玉秀。家里没有一点动静，有了短兵相接的压迫性。吃完了早饭，玉米突然喊玉秀的名字。玉秀在厨房里答应过，匆匆赶到堂屋，十个手指头都还是汤汤水水的。一进门架势就很不好。玉米坐在藤椅上，姐夫固定不变的那个座位。玉米跷上腿，不说话，玉秀的心里很沉重了。玉秀站到玉米的面前，玉米却不看她，只是望着自己的脚。玉米从口袋里掏出钱包，拿出两块钱，放在桌面上，说：“玉秀，这是给你的。”玉秀望着钱，

松了一口气，有了峰回路转的好感觉，说：“大姐，我不要。我伺候大姐怎么能要钱。”话说得很得体了。玉米却没有理她的茬，又拿出一张十块的，捻过了，压在两块钱的边上，说：“你把这十块钱带给妈妈。”玉米丢下这句话，一个人朝卧室里去了。玉秀一个人站在堂屋，突然明白过来了，“把钱带给妈妈”，这不是命令玉秀回王家庄是什么？玉秀一阵慌，跟在玉米的身后，跟进了卧室。玉秀脱口说：“姐。”玉米不听。玉秀又喊了一遍：“姐！”玉米背对着她，抱起了胳膊，眼睛望着窗户的外头。玉秀到底冷静下来了，说：“姐，我不能回王家庄了，你要是硬逼我回去，我只有去死。”玉秀究竟聪明，这句话说得也极有讲究。一方面是实情，一方面又是柔中有刚的。话说得虽然软，甚至带有哀求的意思，可是对自己的亲姐姐来说，却又暗藏了一股要挟的力量。玉米回过了头来，面带微笑了，客客气气地说：“玉秀，你去死。我送你一套毛料做寿衣。”这样的回答玉秀始料不及，傻了，虽然愤怒，更多的却是无地自容，羞煞人了。玉秀愣愣地望着她的大姐。姊妹两个就这么望着，这一次的对视是漫长的，严酷的，四只眼睛一眨都不眨，带上了总结历史和开创未来的双重意义。玉秀的眼睛终于眨巴了，目光开始软了，彻底软了，一直软到心，软到了膝盖。玉秀“咕咚”一下，给玉米跪下了。玉秀是知道的，跪这个东西是永久性的，下去了，就上不来了。你永远比别人矮了一截子了。玉米还是不说话。玉秀跪在玉米的跟前，眼泪早已经汪开来了，对着玉米的脚背胡乱便是一顿磕。时间过去很久了。玉米放下胳膊，蹲下来，一只手抚在了玉秀的头上，慢慢地摸，一圈又一圈地摸，玉米的眼眶

里头一点一点地湿润了，涌上了厚厚的泪。玉米托起玉秀的下巴，说：“玉秀，你怎么能忘了，我们才是嫡亲的姊妹。我才是你嫡亲的姐姐。”分外地语重心长了。慢慢把玉秀搂进了怀抱。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玉米决定打开窗子说亮话了。玉米断断续续地，有句无章地，从自己相亲的那一天说起，一直说到如何盘算着把玉秀接过来，如何才能让玉秀在镇上混出一副模样。玉米越说越伤心，眼泪一行一行的。玉米说：“玉秀，弟弟还小，她们几个一个都指望不上，姊妹几个就数你了。你怎么能不知道大姐的心哪，啊？还这样妖里妖气的，啊？还和大姐作对，啊？！”玉米的话里有了几分的凄凉了。玉米说：“玉秀，你要出息。一定要出息！给王家庄的人看看！你可不能再让大姐失望了。”玉秀仰着头，望着她的大姐，从心窝子里头发现自己真的不如大姐，辜负了大姐，对不起大姐了。玉秀“哇”的一声，哭出了声来，说：“姐，我是个吃屎的东西。我对不起你。”玉米说：“你的心里怎么能没有家？啊？——不是这个家，是我们的那个家。”玉秀放开大姐的腿，静静地听，早已是泣不成声了，心中充满了惭愧和悔恨。感到自己这一次真的长大了，是个大人了。玉秀暗地里下定了决心，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再让大姐失望了。玉秀一把扑在玉米的怀里，发誓了：“姐，都是我错了。我再也不会让大姐失望了。我要是再对不起大姐就不得好死。”

星期天的正午太阳特别地火爆，玉米决定把家里的棉衣曝一曝。棉衣在衣柜里毕竟经历了霉雨季节，为了防霉，讲究的人家还是要在夏天的大太阳里出出潮。玉秀又是翻箱又

是倒柜，衣裳挂了一天井，花花绿绿的，满天井都是樟脑丸子的味道。玉米以往倒是很喜欢樟脑的气味的，今年却有些特别，闻不来了。玉米想，看来还是害喜的缘故，所有的气味都不大对路，怪怪的。玉米坐在堂屋，把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，心里头对自己产生了一丝怜惜，很满意了，有一种取得最后的胜利才有的感觉。看起来玉米还是笑到了最后了。底下的事情就是如何开动郭家兴，如何安置玉秀了。玉米整个下午都坐在郭家兴的藤椅子上，似睡非睡，一边摇着芭蕉扇，一边眯着眼，含含糊糊地打量一天井的衣裳。玉米后来闭上了眼睛，扇子也掉在了地砖上。玉秀连忙走上来，替玉米扇了一会儿风。玉米小睡了几分钟，又醒了，想，日子不算好，也算是眉清目秀了。那就安安静静地怀孕吧，闲着也是闲着。

玉秀不停地来到烈日底下，阳光晃晃的，又猛烈又刺眼。玉秀眯起眼睛，这里翻一下，那里翻一下。动作相当地轻快。人站在衣服堆里，是那种很厚实的热。玉秀能感觉到樟脑的气味蓬勃的劲头，在太阳下面热烘烘的，一个劲地弥漫。玉秀用力地嗅着樟脑的气味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心情。玉秀的好心情其实也不完全因为樟脑的气味，说到底还是因为别的。这么些年来玉秀一直和玉米较着劲，可是，给玉米跪下去之后，玉秀真的伏帖了，踏实了，成了别样的快乐，别样的幸福。伏帖其实也是有瘾的，伏帖惯了，会很甘心，很情愿，滋味越来越好。当然，郭巧巧不在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郭巧巧不回来，家里头终归是要简单一些。玉秀想，郭巧巧一时半会儿怕是回不来了，就她那脾气，不等到下乡插队的事情闹过去，怕是不会回来的。就算是回来了，离她到纺织厂

的日子也不远了。这么一想玉秀感觉到往后的日子又有了盼头，嘴里都哼起曲子来了，是电影里的插曲，还有淮剧好听的唱腔。

下午的三点多钟天井的大门突然响了。大门原来是开着的，玉米关照玉秀，这么多的衣裳，这么高级的料子，又是府绸又是咔叽又是平绒，还有那么多的毛线，让机关里的人看见了不妥当。还是关上门，挂起来，闷声大发财的好。天井里的衣裳虽说都是郭家兴的前妻留下来的，现在自然是玉米的了。这个是该派的。就算玉米不穿它们，但是，带到王家庄，尺寸改一改，姊妹几个一人一身新，终究是个去处。穿在姊妹们的身上，露脸面的当然还是玉米。她们享的毕竟还是玉米的福。天井的门响了，玉秀走上去，拉开门门，门口却站着一个陌生的小伙子。台阶上还放了一只人造革皮包，上面印有花体的“上海”字样。小伙子很帅，有一种很有文化的气派，衬衫束在裤带的里头，口袋里头还有一支笔。衣冠齐整地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有一种难得的抖擞。玉秀仔细看了半天，小伙子也对着玉秀仔细看了半天。玉秀突然叫道：“大姐，是郭左回来了！”玉秀帮郭左拎回皮包，一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已经来到屋檐底下，站在玉米的对面了。玉米望着郭家兴的大儿子，一时不知道如何开口，“哎呀”了一声，跨下来一步，又“哎呀”了一声。郭左笑着说：“你是玉米吧？”郭左的年纪看上去和玉米差不多，玉米一时有点难为情，却没想到郭左这样大方，立即拿起芭蕉扇替郭左扇了几下。这时候玉秀已经把洗脸盆端过来了。玉米连忙从水里捞起毛巾，拧成把子，对郭左说：“擦擦汗，快擦擦汗。”

郭左直接喊玉米“玉米”，玉米对这样的称呼相当满意了。他这样称呼玉米，反而避开了许多尴尬，有了别样的亲和力，好相处了。郭左看上去还是要比玉米大上一两岁，名分上是母子，毕竟还是同辈。玉米喜欢。玉米当即便对郭左产生了良好的印象。玉米想，男的到底是男的，大学生到底是大学生。比较起来，郭巧巧这丫头嘎古，是个不识好歹的货。郭左这样多好呢。

郭左擦完了，人更清爽了。郭左坐到父亲的藤椅里头，拿起父亲的烟，点上一根，很深地吸了一口。天井里都是衣裳，花花绿绿的。玉米吩咐玉秀赶紧收拾衣裳，自己却走进厨房了。玉米要亲手为郭左下一碗清汤面。再说，自己是做母亲的，还是要有点母亲的样子。玉秀为郭左泡好茶，郭左已经坐在藤椅里头静静地看书了，是砖头一样厚的书。玉秀今天的心情本来不错，这会儿愈加特别特别地好。一下子回到了狐狸精的光景。狐狸精的感觉美好，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。这样的心情虽说有点说不上来路，可高兴是千真万确的，瞒不住自己。玉秀的嘴上不唱了，心里头却在唱，不只是淮剧的唱腔，还带上锣鼓。怎么说人逢喜事精神爽的呢。在她忙进忙出的过程中，每一次都要瞥一眼郭左，有意无意地，瞥上那么一眼。这是情不自禁的，都有点看不住自己了。郭左显然注意到玉秀了，抬起头来看了一眼玉秀。玉秀正站在大太阳底下，这时候已经戴上了一顶草帽。宽宽的帽檐上有毛主席的题字：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。郭左和玉秀对视的时候玉秀突然冲着郭左笑起来了。没有一点由头，只是抽象的高兴与热情，特别地空洞，却又特别地由衷，像是从心窝子

里头直接流淌出来的。这时候太阳刚好偏西，照亮了玉秀嘴里的牙，都熠熠生光了，一闪一闪的。郭左想，这个家真的是面目全非了，一点都不像自己的家了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生气。母亲去世的时候郭左原本应当回来一次的，顺便把这些年积余下来的公休假一起休了。然而，郭家兴忙得很，母亲去世的第二天他就把尸体送进了焚尸炉。回过头来给郭左去了一封信，相当长，都是极其严肃的哲学问题。郭家兴着重阐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，生与死的辩证法，很有理论质量了。郭左就没有回来。郭左这一次回来倒不是因为休假，而是工伤。纠察队训练的时候脑袋被撞成了脑震荡，只能回来了。傍晚时分郭家兴下班了，父子两个对视了一下，点了一个头，郭家兴问了一两句什么，郭左回答了一两句什么，然后什么都不说了。玉秀想，这个家的人真是有意思得很，明明是一家子，却都是同志般的关系，就连打招呼也匆忙得很，一副抓革命、促生产的样子。这样的父子关系真是少有的。

郭左哪里都没有去，整天把自己闷在家里，走走，躺躺，要不就是坐在堂屋里头看书。玉秀想，看起来郭左像他的老子，也是一个闷葫芦。不过接下来的日子玉秀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。郭左不是那样，很会说笑的。这一天的下午郭家兴和玉米都上班去了，郭左一个人坐在父亲的藤椅里头，膝盖上放了一本书。四周都静悄悄的，只有郭左手上的香烟冒出一缕一缕的烟，蓝花花地升腾，扩散，小小的尾巴晃了一下，没了。玉秀午睡起来，来到堂屋里收拾，顺便给郭左倒了一杯水。郭左看来也是刚刚午睡的样子，腮帮上头全是草席的印子，半张脸像是用灯芯绒缝补起来的。玉秀想笑，郭左刚

刚抬头，玉秀却把笑容放到胳膊肘里去了。郭左有些不解，说：“笑什么？”玉秀放下胳膊，脸上的笑容却早已无影无踪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还干咳了一声。郭左合上书，接着说：“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叫什么？”玉秀眨巴几下眼睛，漆黑的瞳孔盯住郭左，一抬下巴，说：“猜。”郭左注意到玉秀的双眼皮有韭菜的叶子那么宽，还双得特别地深，很媚气。郭左的脸上流露出很难办的样子，说：“这个困难了。”玉秀提醒说：“大姐叫玉米，我肯定是玉什么了，我总不可能叫大米吧。”郭左笑起来，又做出思考的样子，说：“玉什么呢？”玉秀说：“秀。优秀的秀。”郭左点了点头，记住了，又埋下头去看书。玉秀以为郭左会和她说些什么的，郭左却没有。玉秀想，什么好看的书，这样吸引人？玉秀走上来一步，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书的角落，弯下腰，侧着脑袋，嘴里说：“斯——巴——达——克——斯。”玉秀看了半天，个个字都认识，却越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玉秀说：“是英语吧？”郭左笑笑，笑而不答。玉秀说：“肯定是英语了，要不然我怎么会看不懂。”郭左还在笑，点点头说：“是英语。”郭左已经发现这个女孩子不只是漂亮，还透出一种无知的聪明劲，一股来自单纯的狡黠，相当有意思，很好玩的。天井里还是阳光，火辣辣的。这一天的下午太阳照得好好的，天却陡然变脸了，眨眼来了一阵风，随后就是一场雨。雨越下越大，转眼已成瓢泼。雨点在天井和厨房的瓦楞上乒乒乓乓的，跳得相当卖力，一会儿工夫天井和瓦楞上都布满雨雾了，而堂屋的屋檐口也已经挂上了水帘。玉秀伸出手，去抓檐口的水帘。郭左也走上去，伸出了一只手。暴雨真是神经病，来得快，去得更快，前前后

后也就四五来分钟，说停又停了。檐口的水帘没有了，变成了水珠子，一颗一颗的，半天滴答一下，半天又滴答一下。有一种令人凝神的幽静，更有一种催人遐想的缠绵。雨虽然短，天气却一下子凉了，爽得很。玉秀的手还伸在那儿，人却走神了。走得相当远。眼睛好像还看着自己的手，其实是视而不见的，乌黑的眼睫毛反翘在那儿，过一刻就要眨巴一下，一挑一挑的，滴答一下，再滴答一下。也有一种令人凝神的幽静，也有一种催人遐想的缠绵。后来玉秀突然还过神来了。一还过神来就很不好意思地对着郭左笑。玉秀的不好意思没有一点出处，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脸却红了，越红越厉害，目光还躲躲藏藏的。内心似乎刚刚经历了一次特别神秘的旅程。郭左说：“我该喊你姨妈呢。”这一说倒是提醒玉秀了，自己和郭左并不是没有关系的，是“姨妈”呢。自己才这么小，都已经是人家的“姨妈”了。只是一时弄不清“姨妈”到底是把两个人的关系拉近了还是推远了。玉秀在心里默默地重复“姨妈”这句话，觉得很亲昵，在心头绕过来绕过去的，如缕不绝的。不知不觉脸又红了。玉秀害怕郭左看见自己脸红，又希望他能看见，心口“突突突”地跳，无端地生出了一阵幸福，有那么一点怅然。话头一旦给说开了，接下来当然就容易了。玉秀和郭左的聊天越来越投机了。玉秀的话题主要集中在“城市”和“电影”这几个话题上。玉秀一句一句地问，郭左一句一句地答。玉秀好奇得很。郭左看出来，玉秀虽说是一个乡下姑娘，心其实大得很，有点野，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近乎神话般的幻想，是那种不甘久居乡野的张狂。而瞳孔里都是憧憬，漆黑漆黑的，茸茸的，像夜

鸟的翅膀和羽毛。只是没有脚，不知道栖息在哪儿。玉秀已经开始让郭左教她说普通话了。郭左说：“我也说不来。”玉秀瞥了郭左一眼，说：“瞎说。”郭左说：“是真的。”玉秀做出生气的样子，说：“瞎说。”玉秀拉下脸之后目光却是相当崇敬的，忽棱忽棱地扫着郭左。郭左反倒有些手足无措了，想走。玉秀背着手，堵在郭左的对面，身子不停地扭麻花。郭左认认真真地说：“我也不会。”玉秀不答应。郭左笑笑说：“我真的不会。”玉秀还是不依不饶。事到如此，“普通话”其实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对话关系。这才是玉秀所喜欢的。郭左光顾了傻笑，玉秀突然生气了，一转身，说：“不喜欢你！”

玉秀不理睬郭左，郭左当然是不在乎的。但是，还真是往心里去了。“不喜欢你”，这四个字有点闹心。是那种说不出来的闹，强迫人回味的闹，熄灯瞎火的闹。郭左反而有意无意地留意起玉秀了。吃晚饭的时候还特意瞟了玉秀两眼。玉秀很不高兴，甚至有了几分的忧戚。郭左知道玉秀是孩子脾气，不过还是提醒自己，这个家是特殊的，还是不要生出不愉快的好。第二天玉米刚刚上班，郭左便把书放到自己的膝盖上，主动和玉秀搭讪了。郭左说：“我教你普通话吧。”玉秀并没流露出大喜过望的样子，甚至没有接郭左的话茬，一边择着菜，一边却和郭左拉起家常来了。问郭左一个人在外面习惯不习惯，吃得好不好，衣服脏了怎么办，想不想家。字字句句都深入人心，成熟得很，真的像一个姨妈了，和昨天一点都不像了。郭左想，这个女孩子怎么一天一个样子的？郭左闲着也是闲着，便走到玉秀的身边，帮着玉秀择菜了。玉

秀抬起头，一巴掌打到了郭左的手背上，下手相当地重。甚至是凶悍了。玉秀严肃地命令郭左说：“洗手去。这不是你做的事。”郭左愣了半天，知道了玉秀的意思，只好洗手去。择好菜，玉秀把手洗干净，来到郭左的面前，伸出一只手。郭左不解，说：“做什么？”玉秀说：“打我一下。”郭左咬了咬下唇，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玉秀说：“我刚才打了你一下，还给你。”郭左笑得一嘴的牙，说：“没事的。”玉秀说：“不行。”郭左拖长了声音说：“没事的。”玉秀走上来一步，说：“不行。”有些刁钻古怪了。郭左缠不过她，心里头却有些振奋了。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能打。都像小孩子们过家家了。其实是调情了。郭左打完了，玉秀从郭左的手上接过香烟，用中指和食指夹住，送到嘴边，深深地吸了一大口，闭上眼睛，紧抿着嘴，两股香烟十分对称地从玉秀的鼻孔里冒了出来。缓缓的，不绝如缕的。玉秀把香烟还给郭左，睁开眼说：“像不像女特务？”郭左意外了，说：“怎么想起来做女特务？”玉秀压低了声音，很神秘了，说：“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住得好，出门就是汽车，说话还能打电话——谁不想做？”都是大实话，却很危险了。郭左听得紧张而又兴奋。郭左想严肃，却严肃不起来，关照说：“在外头可不能这样说。”玉秀笑了：“哪儿跟哪儿。”极其诡秘的样子，漂漂亮亮地说：“人家也就是跟你说说。”这句话有意思了，好像两个人很信赖了，很亲了，很知心了，都是私房话了。玉秀突然瞪大了眼睛，紧张地说：“你不会到你爸爸那里去告密吧？”郭左莞尔一笑。玉秀却十分担忧，要郭左保证，和她“拉拉钩”。郭左只好和她“拉”了，两个人的小拇指贴在一起，“一百年不变。”玉秀想了想，

一百年太长了。只能重来一遍，那就“五十年不变”吧。都有点像海誓山盟了。两个人的神情都相当地满足。刚刚分开，可感觉还缠在指尖上，似有若无。其实是惆怅了。都是稍纵即逝的琐碎念头。

郭左看上去很高兴，和一个姑娘这样呆在一起，郭左还是第一次。而玉秀更高兴。这样靠近、这样百无禁忌地和一个小伙子说话，在玉秀也是绝无仅有的。再怎么说，以郭左这样的年纪，玉秀一个女孩子家，怎么说是应该有几分的避讳才是。可玉秀现在是“姨妈”，自然不需要避讳什么了。顾忌什么呢？不会有什么的。怎么会有什么呢。但是，玉秀这个“姨妈”在说话的时候不知不觉还是拿郭左当哥哥，自然多了一分做妹妹的嗲，这是很令人陶醉的。这一来“姨妈”已经成了最为安全的幌子了，它掩盖了“哥哥”，更关键的是，它同样掩盖了“妹妹”。这个感觉真是特别了。说不出来。古怪，却又深入人心。

一贯肃穆的家里头热闹起来了。当然，是秘密的。带有“地下”的性质。往暗地里钻，往内心里钻。玉秀很快就发现了，只要是和玉秀单独相处，郭左总是有话的，特别能说。有时候还眉飞色舞的。郭家兴玉米他们一下班，郭左又沉默了。像他的老子一样，一脸的方针，一脸的政策，一脸的组织性、纪律性，一脸的会议精神，难得开一次口。整个饭桌上只有玉米给郭左劝菜和夹菜的声音。玉秀已经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微妙的状况了。就好像她和郭左之间有了什么默契，已经约好了什么似的。这一来饭桌上的沉默在玉秀的这一边不免有了几分特殊的意味，带上了紧张的色彩，隐含了陌生的快慰

和出格的慌乱，不知不觉已经发展成秘密了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的。秘密都是感人的，带有鼓舞人心的动力，同时也染上了催人泪下的温馨。秘密都是渴望朝着秘密的深处缓缓渗透、缓缓延伸的。而延伸到一定的时候，秘密就会悄悄地开岔，朝着覆水难收的方向发展，难以规整了。玉秀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古怪了，可以说莫名其妙。郭家兴和玉米刚走，郭左和玉秀便都活动开了。最莫名其妙的还是玉秀的荒谬举动，只要郭家兴和玉米一上班，玉秀就要回到厨房，重新换衣裳，重新梳头，把短短的辫子编出细致清晰的纹路，一丝不苟地对称地夹上蝴蝶卡，再抹上一点水，乌溜溜的，滑滴滴的。而刘海儿也剪得齐齐整整的，流苏一样蓬松松地裹住前额。玉秀梳妆好了，总要在镜子的面前严格细致地检查一番，验收一番，确信完美无缺了，玉秀才再一次来到堂屋，端坐在郭左的斜对面，不声不响地择菜。郭左显然注意到玉秀的这个举动了。家里无端端地紧张了。一片肃静。空气黏稠起来了，想流动，却非常地吃力。但是紧张和紧张是不一样的。有些紧张死一般阒寂，而有些却是蓬勃的，带上了蠢蠢欲动的爆发力，特别地易碎。需要额外的调息才能够稳住。郭左不说话。玉秀也不说话。可玉秀其实还是说了，女孩子的头发哪一根不会诉说衷肠？玉秀在梳头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混乱，充斥着犹豫、警告，还有令人羞愧的自责。玉秀清楚地知道自己又在作怪了，又在做狐狸精了，一直命令自己停下来了。以玉米的口吻命令自己停下来。但是，欲罢不能。玉秀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是情窦初开了。春来了，下起了细雨，心发芽了。叶瓣出来了，冒冒失失的。虽说很柔弱，瑟

瑟抖抖的，然而，每一片小叶片天生就具有顽固的偏执，即使头顶上有一块石头，它也能侧着身子，探出头来，悄悄往外蹿。一点，又一点。

天虽说很热，郭家兴偶尔还是要和常委们一起喝点酒。郭家兴其实不能喝，也不喜欢喝。但是，一把手王主任爱喝，又喜欢在晚上召开常委会。这一来常委会就难免开成了宴席。王主任的酒量其实也不行，喝得并不多。但是贪，特别地好这一口，还特别地爱热闹。这一来几个常委只好经常凑在一起，陪着王主任热闹。王主任的酒品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并不喜欢灌别人的酒。然而，王主任常说，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，“关键是干劲不能丢”，“喝酒最能体现这种干劲了”，人还是要有有点精神的。为了“精神”，郭家兴不能不喝。

郭家兴最近喝酒有了一个新的特点，只要喝到那个份上，一回到床上就特别想和玉米做那件事。喝少了无所谓，过了量反而也想不起来了。就是“那个份上”，特别地想，状态也特别地好。究竟是多少酒正好是那个份儿上呢，却又说不好。只能是碰。

这一天的晚上郭家兴显然是喝到了好处，正是所谓的“那个份上”，感觉特别地饱满。回到家，家里的人都睡了。郭家兴点上灯，静静地看玉米的睡相。看了一会儿，玉米醒过来了，郭家兴正冲着她十分怪异地笑。玉米一看见郭家兴的笑容便知道郭家兴想做什么了。郭家兴在这种时候笑得真是特别，一笑，停住了，一笑，又停住了，要分成好几个段落才能彻底笑出来。只要笑出来了，这就说明郭家兴想“那

个”了。玉米的脑袋搁在枕头上，心里头有些犯难。倒不是玉米故意想扫郭家兴的兴，而是前几天玉米刚刚到医院里去过，医生说：“各方面都好。”只不过女医生再三关照“郭师娘”，这些日子“肚子可不能压”。实在憋不住了，也只能让郭主任“轻轻的”、“浅浅的”。玉米听懂了，脸却红得没地方放。玉米对自己说，难怪人家都说医生最流氓呢，看起来真是这样，说什么都直来直去的，一点遮拦都没有。不过玉米没有把女医生的话告诉郭家兴，那样的话玉米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的。玉米想，他反正生过孩子，应当懂得这些的。

郭家兴显然是懂得的，并没有“压”玉米，说白了，他并没有真正地“做”。然而，他的手和牙在这个晚上却极度地凶蛮，特别地锐利。玉米的乳房上面很快破了好几块皮了。玉米的嘴巴一张一张的，疼得厉害，却不敢阻挡他。凭玉米的经验，男人要是在床上发毛了，那就不好收拾了。玉米由着他。郭家兴喘着气，很痛苦。上上下下的，没有出路，继续在黑暗中痛苦地摸索。“这怎么好？”郭家兴喷着酒气说，“这可怎么好？”玉米坐起来了，寻思了好半天，决定替郭家兴解决问题。玉米从床上爬下来，慢慢给郭家兴扒了。玉米跪在床边，趴在郭家兴的面前，一口把郭家兴含在了嘴里……玉米用力地抵着嘴，转过身，掀开马桶的盖子突然便是一阵狂呕。郭家兴的问题解决了，酒也消了一大半，特别地销魂，对玉米有了万般怜爱。郭家兴像父亲那样把玉米搂住了。玉米回过脸，用草纸擦一擦嘴角，笑了笑，说：“看来还是有反应了。”

一早醒来郭家兴便发现玉米早已经醒了，已经哭过了，一

脸的泪。郭家兴看了玉米一眼，想起了昨天晚上惊心动魄的事，有些恍然若梦。郭家兴拍了拍玉米的肩膀，安慰她说：“往后不那样了，不那样了。”玉米却把脑袋钻进了他的怀中，说：“什么这样那样的，我反正是你的女人。”郭家兴听了这句话，心里头涌上了一种很特别的感动，这是很难得的。郭家兴看着玉米脸上的泪，问：“那你哭什么？”玉米说：“我哭我自己，还有我不懂事的妹子。”郭家兴说：“这是怎么说的？”玉米说：“玉秀一心想到粮食收购站去，对我说，姐夫的权力那么大，对他算不上什么事。我想想也是，都没有和你商量，就答应了。这些天我总是想，权再大，也不能一手遮住天。先把老婆安排进了供销社，又要把小姨子送到收购站去，也太霸道了。我不怕玉秀骂我，怕就怕老家的人瞧不起我，说，玉米嫁给了革委会的主任，忘了根，忘了本，嫡亲的妹子都不肯伸手扶一把。”郭家兴想起了昨天的夜里，玉米的要求说什么也不能不答应的。郭家兴侧着脑袋，眨巴着眼睛想了想，说：“过几天吧。哈，过几天。太集中了影响也不好。再等等，我给他们招呼一声。哈。”

玉秀和郭左的私下谈话戛然而止了。堂屋里安静得很。两个人谁也不会轻易开口。就好像空气里有一根导火索，稍不留神，哪里便会冒出一股青烟。这种状况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没有原因。出现了。玉秀偷偷地瞄过郭左几眼，两个人的目光都成了黄昏时分的老鼠，探头探脑的，不是我把你吓着，就是你把我吓着。要不就是一起吓着，毫无缘由地四处逃窜。不过玉秀到底还是发现郭左的心思了。玉秀昨天

晚上特地看了一眼《斯巴达克斯》，郭左看到了二百八十六页。第二天的上午郭左一直在那里看，专心致志地。看模样，看了一个多小时。后来郭左拿香烟去了。郭左刚离开，玉秀悄悄地走了上去。拿起来一看，还在二百八十六页。这个发现让玉秀的心口突然便是一阵慌。看起来郭左早已是心不在焉了，在玉秀的面前做做样子罢了。玉秀想，他的心里还是有自己了。他的心里到底装着自己了。玉秀以为自己会开心的。没有。反而好像被刺了一下。玉秀蹑手踢脚地走开了，泪水却汪了出来，浮在眼眶里头，直晃。玉秀回到厨房，一屁股坐在了床沿上。傻在了那里。

除了吃饭，玉秀不肯到堂屋里去了。怎么说自己也是“姨妈”呢。这样的局面一下子持续了好几天。一切都风平浪静的，可玉秀一直在和平静做最顽强的搏斗，这是怎样一种寂静的热烈，太要命了，人都快耗尽了。玉秀反而盼望着家里头能多出一个人，热闹一点，可能反倒真的平静了。然而，大姐和姐夫总是要上班的。他们一走家里头其实就空了，只留下郭左，还有玉秀。屋子里立刻变得像窗户上的玻璃一样静寂，亮亮的，经不起碰。除了自己的心跳，就是国营米厂蒸汽机的声音。临近中午，玉秀担心的事情到底发生了，郭左突然走进厨房了。玉秀的心口一下子收紧了，不知羞耻地狂跳。郭左来到厨房，样子很不自然。却没有看玉秀，只是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从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把翠绿色的牙刷。郭左把牙刷放在方机子上，关照说：“不要再用你姐姐的牙刷了。合用一把牙刷不好，不卫生。”郭左说完这句话便离开了厨房，回到堂屋看书去了。玉秀把翠绿色的牙刷拿在手上，用

大拇指抚摸牙刷的毛。大拇指毛茸茸的，心里头毛茸茸的，一切都毛茸茸的。玉秀一下子恍惚了，带上了痴呆的症状。玉秀就那么拿着牙刷，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取过牙膏了。玉秀挤出牙膏，站在床边慢慢刷牙了。神不守舍的。就那么一个动作，位置都没有换。玉米在这个时候偏偏回来了，比平时早了一个多小时。玉米走进厨房，看见玉秀正在刷牙，有些奇怪。玉秀每天早上都是从玉米的手中接过牙刷，跟在玉米的后面刷牙的。玉米把玉秀上下打量了一遍，小声说：“玉秀，怎么了？”玉秀一嘴的牙膏泡沫，吐不出来，也咽不下去，文不对题地说：“没有。”玉米有些疑惑了，愈发放低了声音，说：“怎么又刷牙？”玉秀说：“没有。”玉米警惕起来，发现了玉秀手上的新牙刷。玉米说：“刚买的？”玉秀嘴角的泡沫已经淌出来了，说：“没有。”玉米说：“谁送给你的？”玉秀迅速地从窗口瞥了一眼对面的堂屋，说：“没有。”玉米顺着玉秀目光望过去，郭左正在堂屋里看书。玉米有数了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快点，做中饭吧。”当天的晚上玉米躺在床上，很均匀地呼吸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玉米的眼睛开始是闭着的，后来郭家兴已经打起呼噜了。玉米听见呼噜慢慢地均匀了，睁开眼睛，双手枕在了脑后。玉秀让她伤心，是真伤心，伤透了心了。看起来这个贱货天生就是风流种，王连方的一把骚骨头全给了她了。这丫头扶不起来。指望不上的。这丫头走到哪里都是一个惹是生非的货，骨头轻，一见到男的就走不动路。不行，得有个了断了。这样下去绝不是事。侄子和姨妈，这是哪儿对哪儿？他们要是闹起来了，万一传出去，王家的脸还往哪里放？郭家的脸还往哪里放？瞒不住的。好事

不出门，丑事传千里。不行，天一亮就叫小骚货回去。一天都不能让她呆。玉米打定了主意，又犹豫了。王家庄还是不能让她回，狐狸精要是回去了，郭左再跟过去，又没人管，还不闹翻天了。这也不是办法。玉米叹了一口气，翻了一个身，头疼了。看起来只有叫郭左走了。可是，怎么对郭左开这个口呢？也不能对郭家兴说这件事，空口无凭，闹大了就不好看了。玉米想不出办法，头都大了，只好起来。

郭左还没有睡。郭左睡得晚，起得晚，每天晚上都磨磨蹭蹭的，不熬到十点过后不肯上床。玉米拉开西厢房的门，朝厨房那边看了一眼，厨房门缝里的灯光立即熄灭了。玉米知道了，就在眼皮子低下，玉秀其实天天在捣鬼呢。玉米在心里头骂了一声不要脸的东西，笑着说：“郭左，还看书哪。”郭左点上一根烟，“哎”了一声。玉米坐在郭左的对面，说：“一天到晚看，这世上哪里有这么多的书。”郭左说：“哪里。”显然是心不在焉了。玉米心里说，郭左，没想到你也是一肚子花花肠子，这一点你可不像你的老子。玉米和郭左谈了一会儿扬州，谈了一会儿插队的地方，夜也深了，国营米厂蒸汽机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。郭左倒是蛮和气的，和玉米一问一答的。玉米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事，开始打听郭左中小学的同学来了。主要是男生。玉米说：“要是合适的呢，你帮我留心一个。”郭左有些不解，只是看着玉米。玉米“嘿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还不是为了我这个妹子，玉秀。”郭左听明白了，玉米是想让郭左替玉秀物色一个对象。玉米说：“只要根正，苗红，就是缺一个胳膊少一条腿也没有关系。不痴不傻就行了。”郭左直起了上身，极不自然地笑起来，说：“那怎

么行。你妹妹又不是嫁不出去。”玉米不说话了，侧过脸，脸上是那种痛心的样子，眼眶里已经闪起泪花了。玉米终于说：“郭左，你也不是外人，告诉你也是不妨的。——玉秀呢，我们也不敢有什么大的指望了。”郭左的脸上突然有些紧张，在等。玉米说：“玉秀呢，被人欺负过的，七八个男将，就在今年春上。”郭左的嘴巴慢慢张开了，突然说：“不可能。”玉米说：“你要是觉得难，那就算了，我本来也没有太大的指望。”郭左说：“不可能。”玉米擦过眼泪，站起来了，神情相当地忧戚。玉米转过脸说：“郭左，哪有姐姐糟蹋自己亲妹妹的。——你有难处，我们也不能勉强，替我们保密就行了。”郭左的瞳孔已经散光了，手里夹着烟，烟灰的长度已经极其危险了。玉米回过身，缓缓走进了西厢房，关上门，上床。玉米慢慢地睡着了。

郭左没有呆满他的假期，提前上路了。郭左走的时候没有和任何人招呼，一大早，自己走了。临走前的那一个下午郭左做完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，他把玉秀摁在厨房，睡了。郭左反反复复追问过自己，是不是真的喜欢上玉秀了？郭左没有回答自己的这个问题。他回避了自己。而玉米的那句话却一点一点地占了上风：“玉秀呢，被人欺负过的，七八个男将，就在今年春上。”郭左越想越痛心，后来甚至是愤怒了，牵扯着喜爱以及诸多毫不相干的念头，似乎还夹杂了强烈的妒意和相当隐蔽的不甘。郭左就是在当天的夜里促动了想睡玉秀的那份心的。这个想法吓了郭左自己一大跳。郭左翻了一次身，开始很猛烈地责备自己。骂自己不是东西。郭左这一个夜晚几乎没有睡，起床起得反而早了。迷迷糊糊的。郭左一

起床便看见玉秀站在天井里刷牙。玉秀显然不知道夜里郭左的心中都发生了什么，刷得却格外地认真，动作也有些夸张，还用小母马一样漂亮的眼睛四处寻找。他们的目光对视了一回，郭左立即让开了。郭左突然一阵心酸。熬到下午，郭左决定走，悄悄收拾起自己的行李。收拾完了，玉秀正在天井里洗衣裳。玉秀揪着头，脖子伸得很长，而她的小肚子正顶着搓衣板，胳膊搓一下，上衣里头的乳房也要跟着在晃动一下。郭左望着玉秀，身体里头突然涌上了一阵难言的力量，不能自制。郭左想都没想，闯上天井的大门，来到玉秀的身后一把便把玉秀搂进了怀里。两个人都吓坏了。玉秀就在他的怀里，郭左很难受，难受极了。这股子难受却表现为他的孟浪。一口亲在了玉秀的后脖子上。胡乱地吻。玉秀没有动，大概已经吓呆了。玉秀的双手后来慢慢明白过来了，并没有挣扎，潮湿的双手抚在了郭左的手背上，用心地抚摸。缓慢得很，爱惜得很。玉秀突然转过身，反过来抱住郭左了。两个人紧拥在了一起。天井都旋转起来了，晃动起来了。他们来到厨房，郭左想亲玉秀的嘴唇，玉秀让开了。郭左抱住玉秀的脑袋，企图把玉秀的脑袋往自己的面前挪动。玉秀犟住了，郭左没有成功。胳膊扭不过大腿，胳膊同样扭不过脖子。僵持了一会儿，玉秀的脖子自己却软了，被郭左一点一点地扳了回来。郭左终于和玉秀面对面了。郭左红了眼，问：“是不是？”他想证实玉米所说的情况到底“是不是”，却又不能挑明了，只能没头没脑地追问：“是不是？”玉秀不知道什么“是不是”，脑子也乱了，空了，身体却特别地渴望做一件事。又恐惧。所以玉秀一会儿像“妹妹”那样点了点头，一会儿

又像“姨妈”那样摇了摇头。她就那样绵软地点头，摇头。其实是身体的自问自答了。玉秀后来不点头了。只是摇，慢慢地摇，一点一点地摇，坚决地摇，伤心欲碎地摇。泪水一点一点地积压在玉秀的眼眶里了，玉秀不敢动了，再一动眼眶里的泪珠子就要掉下来了。玉秀的目光从厚厚的眼泪后面射出来，晶莹而又迷乱。玉秀突然哭出来了。郭左对准玉秀的嘴唇，一把贴在了上面，舌头塞进玉秀的嘴里，把她的哭泣堵回去了。玉秀的哭泣最后其实是由腹部完成的。他们的身子紧紧地贴在对方的身上，各有各的心思，脑子里头一个闪念又一个闪念，迅捷，激荡，却又忘我，一心一意全是对方。郭左开始扒玉秀的衣裳了。动作迅猛，蛮不讲理。玉秀的脑子里头滚过了一阵尖锐的恐惧，是对男人的恐惧，是对自己下半身的恐惧。玉秀开始抖，开始挣扎。郭左所有的体重都没有压住玉秀的抖动。玉秀在临近崩溃的关头最后一次睁开了眼睛，看清楚，是郭左。玉秀的身体一下子松开了。像一声叹息。颤抖变成了波动，一波一波的，是那种无法追忆的简单，没有人知道飘向了哪里。玉秀害怕自己一个人飘走，她想让郭左带着她，一起飘。玉秀伸出胳膊，用力搂紧郭左，拼了命地往他的身上箍。

进了九月，玉米的肚子已经相当显了。主要还是因为天气，天热，衣裳薄，一凸一凹都在明处。走路的时候玉米的后背开始往后靠，一双脚也稍稍有了一点外八字，这一来玉米不管走到哪儿都有点昂首挺胸的意思了。好像有什么气焰。机关里的人拿玉米开玩笑说，“像个官太太”了。玉秀就是被

玉米昂首挺胸地领着，到粮食收购站报到的。玉秀不那么精神，但好歹有了出路，每个月都拿现钱，还是很开心了。玉秀一心想做会计，玉米却“代表郭主任”发了话，“希望组织上”安排玉秀到“生产的第一线”去，做一个“让组织上放心”的司磅员。玉秀还是做了司磅员。正是九月，已经到了粮食收购的季节了，经常有王家庄的人来来往往的。玉秀每次都能看到他们。玉秀的心里一直有一点忐忑，可耻的把柄毕竟还捏在人家的手上。不过没几天玉秀又踏实了，王家庄的人一见到玉秀个个都是一脸羡慕的样子，玉秀相当地受用。玉秀在岸上，他们在船上，还是居高临下的格局。玉秀想，看起来还是今非昔比了。这么一想玉秀的身上又有了底气，他们是给国家缴公粮的，自己坐在这里，多多少少也代表了国家。

玉秀坐在大磅秤的后头，一旦闲下来了，牵挂的还是郭左。不知道他一个人在外面怎么样了。想得最多的当然还是那个下午。“那件事”玉秀其实是无所谓的，反正被那么多的男人睡过了，不在乎多一个。让玉秀伤心的是郭左的走。他不该那样匆匆离开的，那么突然，连一声招呼都没有。就好像玉秀缠着他不撒手似的。这一点伤透了玉秀的心。怎么说玉秀也是一个明白人，就算郭左愿意，玉秀也不能答应。一个破货，这点自觉性还是应该有的。怎么可以缠住人家呢。想得起来的。

最让玉秀难受的是玉秀“想”郭左。开始是心里头想，过去了一些日子，突然变成身子“想”了。玉秀自己都觉得奇怪，自己原本是最害怕那件事的，经历了郭左，又过去了这

么长的时间，怎么反而喜欢了的呢。都好像有瘾了。时光过去得越久，这种“想”反而越是特别，来势也格外地凶猛。都有点四爪挠心了。——可是郭左在哪儿呢？玉秀躺在床上，翻过来覆过去的。只好把枕头抱起来，压在自己的身上，这一来身上才算踏实一点了。还是不落实。玉秀不停地喘息，心里想，看起来自己真是一个骚货，贱起来怎么这么不要脸的呢。

这一天的晚上玉秀却“想”出了新花样，又变成嘴巴“想”了，花样也特别了，非常馋。馋疯了。恨不得在自己的嘴里塞上一把盐。玉秀只好起来，真的吃了一口盐了。咸得喘不过气来，却不解馋。玉秀只好打开碗柜，仔仔细细地找。没有吃的，只有蒜头、葱、酱油、醋、味精，还有香油。挑了半天，玉秀拿起了醋瓶。玉秀刚拿起醋瓶嘴里已经分泌出一大堆的唾液了。玉秀轻轻地喝了一小口，这一口是振奋人心的，一直酸到了心窝子，特别地解馋，通身洋溢着解决了问题才有的舒坦和畅快。玉秀仰起脖子，“咕嘟”就是一大口，“咕嘟”又是一大口。玉秀想，看起来自己不光是骚货，还是个馋嘴猫。难怪王家庄的老人说：“男人嘴馋一世穷，女人嘴馋裤带松。”

玉秀却一直不知道自己体内的隐秘。玉秀确信自己怀孕都已经是闭经后的第三个月了，那已经是十月中旬的事了。玉秀到底年轻，害喜的反应一直不太重，时间也短，加上刚刚到粮食收购站上班，一忙，居然就忽略过去了。按理说玉秀第一个月闭经应该有所警觉的，可那时候玉秀满脑子都是郭左，在心里头和他悄悄话，和郭左吵架，和解，又吵架，整

天做的都是郭左的白日梦。偏偏把自己忘了。第二个月倒是想起来的，转一想，春天里被那么多的男人睡了，都没事，这一次就是郭左一个人，当然不会有问题了。人多力量大，郭左再怎么说也不会比那么多的人还厉害，不会有什么的。放心了。放心之余玉秀还对自己撒了一回娇，对自己说，怀上一个郭左才好呢。我刚好到扬州去找他。这么一撒娇玉秀的心情反而好了。疑惑倒是有一些，不过玉秀坚信，没事，过几天身上一定会来。到了第三个月，都过去五六天了，玉秀终于有点不踏实了，却始终存了一分侥幸。直到玉秀确认自己怀孕之后，玉秀一边害怕，一边还是侥幸：不要紧的，会好的，过几天也许自己会掉了呢。话是这么说，其实玉秀每一天都心思沉重的，仿佛断了一条腿，每一步都一脚深一脚浅的。

十月的中旬玉秀有些着急了。玉秀不能不替自己仔细地谋划了。关键中的关键是不能让玉米知道。玉米要是知道了，那就死透了。出路只有一个，赶紧把肚子里的东西弄出去。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去医院。然而，去了医院，事情终究会败露。这一来等于没去，比没去还要坏。玉秀开始考虑自行解决的办法了。玉秀决定跳。当初在王家庄的时候，王金龙的老婆小产过的，就因为和婆婆吵架的时候跳了一回。金龙家的在天井里拍着屁股，又是跳，又是骂，后来“哎哟”一声，掉了。玉秀想，那就跳。玉秀说做就做，一旦闲下来便躲到没人的地方，找一块水泥地，一口气跳了四五十个。后来长到了七八十个，再后来都长到一百七八十个了，还一蹦多高，又一蹦多高的。连续跳了十来天，把饭量都跳大了，身上却没

有半点动静。玉秀想，看来还是要拍着屁股。玉秀用王金龙老婆的方法试了四五回，对泼妇的行为彻底绝望了。玉秀只能做另外打算。又想起来了，张发根的老婆也流过一回，是打摆子，吃了合作医疗的药，把好端端的肚子吃没了，都三个半月了。赤脚医生说了，一定是治疟疾的喹啉片惹的祸，药瓶子上写得清清楚楚的呢，“孕妇不宜”。玉秀的问题现在简单了，找到喹啉片就简单了。喹啉片是常用药了，为了找到它们，玉秀还是费了不少心思，“大姐”“大姨”地交了一大串的朋友，花了四五天的工夫，总算找到了。玉秀一大早上班拿着了药瓶，这一回安心了，解决问题了。玉秀偷偷地溜进公共厕所，倒出来一把，一口捂到了嘴里。因为没有水，咽不下去，只能干嚼了。玉秀“嘎嘣”“嘎嘣”的，像一嘴的炒蚕豆，嚼得满嘴的苦，眼泪差一点掉下来。玉秀伸长了脖子，一口咽了下去。这一口下去玉秀总算踏实了，相当高兴，坐回到磅秤的后面，和别人说说笑笑的。一支烟的工夫药性起作用了。玉秀的嘴唇乌了，目光也慢慢地散了，像一只瘟鸡，脖子撑不住脑袋，东南西北四处倒。玉秀的脑子却还没有糊涂。她担心身边的人把她送进医院，笑着站了起来。玉秀一个人走向仓库，靠近仓库的时候玉秀有些支不住了。玉秀扶着墙，慢慢摸了进去。吃力地爬上粮食堆，一倒头就睡着了。玉秀在仓库里头一直睡到天黑，做了无数的古怪的梦。玉秀梦见自己把自己的肚子剖开了，掏出了自己的肠子。玉秀把自己的肠子绕在脖子上，一点一点地挤，挤出了郭左的一根手指头。玉秀再挤，又是一根。一共挤出九根来。玉秀捧着手指头，说，郭左，都是你的，装上吧。郭左看了看，挑出

来一根，拧到自己的手上去了。郭左的手上其实就缺这么一根。玉秀望着手里多出来的八根指头，想，怎么会多出来的呢？怎么会多出来的呢？玉秀很不好交待了。郭左只是看着她，不说话。玉秀急了。这么一急玉秀的梦便醒了，而郭左真的站在自己的面前。玉秀松了一口气，很开心，一蹦一跳地对郭左说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梦见你了，我刚刚梦见你了。——其实还是在梦里头。

玉秀一连三四天病歪歪的。几乎去掉了半条命。她在等。可内衣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任何解决了问题的痕迹。看起来还是不行。玉米正怀着孩子，慵懶得很，脾气却见长了，大事小事都吆喝玉秀。玉秀小心地伺候着玉米，身子软绵绵的，相当地不听使唤。玉米的脸上不是很好了。玉秀不敢让玉米看出来。玉米要是起了疑心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只能硬撑，脸上还弄出高高兴兴的样子。好几回都差点支不住了。好在玉秀还是相当顽强的，居然也挺过来了。只不过内衣上还是干干净净的，太惆怅人了。终归是压在心头的心思。

玉秀一天一天地熬日子，肚子终于起来了。就那么一点点，外人看不出，可玉秀自己是摸得出来的。很有名堂了。玉秀最担心的当然还是被人看出来。为了保险，刚刚过了十月，玉秀便把春秋衫早早套上了，还是厚着脸皮跟玉米讨过来的。衣服一上身玉秀便走进了玉米的卧室，站在大镜子的面前，仔细地研究春秋衫的下摆。下摆有些翘，玉秀不放心了，自己和自己疑神疑鬼的。玉秀挺起胸脯，抓住下摆的两只角，捏住了，往下拽。正面看了看，又转过身去，侧面看了看。放心了。然而，手一松，下摆却又像生气的嘴巴，噘了起来。为

了对付这两个该死的下摆，玉秀一个人站在大镜子的面前，扭过来扭过去的，折腾了好半天。玉秀的手上突然停住了，她已经从大镜子的深处看见玉米了。玉米正站在堂屋里头，冷冷地打量镜子里的玉秀。玉秀在镜子里面专心致志，对自己挑挑拣拣的，显然是弄姿了，一定在勾引什么，挑逗什么，透出一股无中生有的浪荡气。玉米看了两眼便把她的脑袋转过去了，想说她几句的，话到了嘴边，又咽下去了。玉秀这丫头看起来是改不了了，上班才几天，又作怪了。这条小母狗的尾巴就是不肯安安稳稳地遮住屁股，动不动就翘，一逮到机会就要冲着公狗的鼻子摇，都不管露出了什么。玉米对自己说，什么毛病都好改，水性杨花这个病，改也难。

玉秀一直严守着自己的秘密，没料到却让小唐发现了。这个女人的眼睛真是厉害，真是毒，真的是火眼金睛。那一天中午其实挺平常的，玉秀来到机关大院的公共厕所，蹲在那里小解。小唐进来了。小唐进来得相当突然，玉秀的嘴里正衔着裤带，说是裤带，其实就是一根布条子。看见了小唐，玉秀总要招呼一下。可玉秀终究有些慌乱，一定是过于热情了，话还没有出口，嘴里的裤带已经掉进粪坑了。小唐也蹲下来了，一起扯了几句闲话，起身的时候小唐却把自己的裤带送给了玉秀。布条子不值两分钱，可到底是一份情分，所以玉秀谦让了一回，无意中却把小肚子裸露了出来。玉秀当然是高度警惕的，刚露出来，立即提了一口气，把腹部收住了。玉秀到底年轻，到底无知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小肚子上有一道褐色的竖线，浅浅的，自下而上，一直拉至玉秀的肚脐眼。玉秀哪里能知道这一道褐色的竖线意味着什么。小唐可是过

来的人了，吃了一惊，一下子看清了玉秀体内的所有隐秘。小唐立即朝玉秀的脸上看了一眼。虽说极其迅速，却带上研究和挖掘的性质。有把握了。四个月左右了，看起来还是个男胎。小唐肚子里一阵冷笑，心里说，玉秀，恭喜你了。小唐斜着眼睛，责怪玉秀说：“怎么不来坐了？嘴上倒甜，一天到晚阿姨阿姨的，我看你的眼里早就没我这个阿姨了。”玉秀一直陪着笑，系好裤子，一同和小唐离开了厕所，说了好多的客套话。玉秀想，自己老是躲着小唐，还是小心眼了，人家可能都把那件事忘了，还是拿自己当朋友的。玉秀再一次来到会计室是一个中午。小唐要做账，在机关食堂里吃过中饭，遇见了玉秀，顺便把玉秀叫过来了。玉秀乏得厉害，想睡个午觉的。但是小唐这样热情，还是过去吧。玉秀坐在小唐的对面吃着水果糖，小唐十几分钟就把手上的活计做完了。她们又开始聊天了，口气还是和过去一样，丝毫看不出有过什么疙瘩。虽说有点困，玉秀还是很开心了。小唐还是和过去一样对玉秀蛮关心的。话说得好好的，小唐突然不说话了，沉默了好大一会儿，小唐认认真真地说：“玉秀，看起来我们还是不知心，你没有拿我当朋友。”小唐的话太突兀了，玉秀得不到要领，一时摸不着头绪，不停地冲着小唐眨巴眼睛。小唐却干脆，单刀直入，提醒玉秀了。小唐说：“玉秀，你要是有什么难处，不该瞒着我。——你想想，我不帮你，谁帮你？你不让我帮，我帮谁？”小唐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已经沿着玉秀的胸部往下面去了。玉秀的心口一阵狂跳，肚子上“讷”的一声，好像都被小唐的目光拉开了一道口子，秘密像肠子一样淌了出来。脸上当即失去了颜色。小唐悄悄掩上门，做好

了秘密交谈的所有预备。重新回到座位的时候，玉秀早已呆在座位上了，再也不敢看小唐的眼睛了。小唐来到玉秀的身后，双手搁在了玉秀的肩膀上，轻轻抚摸了两下。玉秀的心头一热，转过身，一把抱住了小唐的腰。小唐的心里有了底了，轻声问：“谁的？”玉秀仰起脸，张大了嘴巴，一个劲地摇头，却不敢哭出声来，就那么张大了嘴巴，前所未有的丑。小唐都有些可怜她了，俯下上身，对着玉秀的耳朵说：“谁的？”玉秀只顾了哭，鼻涕拉得多长，哭得都快岔气了。小唐的眼睛也红了。玉秀拉起小唐的手，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了，哀求说：“姨，帮帮我！”小唐自己擦了一把泪，又替玉秀擦了一把泪，小声说：“谁的？”玉秀说：“姨，求求你，你帮帮我！”

小唐再也没有盘问过玉秀，这是玉秀特别感动的地方。事实上，小唐已经从多方面照料起玉秀来了。比方说，营养。小唐警告过玉秀，不管你有没有成亲，怀孕终究是女人的大事，马虎不得。事情最终如何去料理，以后再说，身体可不能垮下去。要是在这个问题上亏空了身子，落下病根，什么样的大鱼大肉都补不回来的。玉秀不住地点头。玉秀没有一点主张，所以乖得很，一心一意听小唐的话。小唐开始为玉秀补身子了，熬了鸡汤、排骨汤、鲫鱼汤、蹄子汤，偷偷地带到会计室来，命令玉秀喝。喝完了，再命令玉秀吃。小唐为玉秀补身子花了不少钱，态度上却极为严格，是慈母才有的苛求，没有半点还价的余地。小唐逼着玉秀，越是呵斥，越是显现出母亲般的疼爱了。玉秀再不懂事，在这一点上还是明白的，喝着喝着就流下眼泪了。玉秀一流泪小唐总是陪着，眼泪有时候比玉秀还要多。玉秀对自己其实不担心了。有小唐，

就是有靠山了。玉秀的眼泪主要还是因为小唐。人生难得一知己。玉秀有这样的朋友，值了。玉秀对小唐的那份感恩和依恋，就是面对亲生的母亲也不一定有。小唐说了，“没事，有我呢”。就差拍胸脯了。

玉秀年轻，能吃，能喝，不到一个月的光景突然发现不对路子了。肚子发了疯一样，拼了命地长，一下子鼓出来一大块。肚子里的胎儿似乎也得到了格外的鼓励，开始顽皮了，小胳膊小腿的，还练起了拳脚，一不小心就“咚”的一下，一不小心又“咚”的一下。小东西的拳脚让玉秀滋生了一股说不出的怜爱，更多的却还是说不出的恐慌。肚子里的小东西那可是一个人哪。真是钻心刺骨又沁人心脾。玉秀把这个情况对小唐说了，甚至在会计室里撩起上衣，给小唐看了一眼。小唐望着玉秀的肚子，脸上也有点吃惊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都怪我，还是性急了，补得太早了。”这怎么能怪小唐阿姨呢。玉秀的额外进补到了这一天总算停止了。然而，肚子却像干部们的职务，上得来，却下不去了。眼见得春秋衫都遮盖不住了。好在玉秀并不笨，她找来了许多布带子，用布带子勒。玉秀十分担忧地说：“小唐阿姨，你不会替我说出去吧？”小唐生气了，背过身去，不理玉秀，又一次流下了眼泪。玉秀知道自己错了，很诚心地道了歉，劝了好半天才把小唐的眼泪劝住了。

依照小唐的意思，要想真正解决问题，到医院去做了那是一定的。关键是时机。太晚了当然不好，太早了也不行。话虽然这么说，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“时机”，小唐拿不准，玉秀就更拿不准了。只能听小唐阿姨的。只有隔三差五地催。催

得也不能太急，太急了反倒显得信不过小唐了。小唐其实也有小唐的难处，小唐说了，好几次她都走到医院的门口了，一看见医生，又打了退堂鼓——说不出口。要是真的开了口，那还不是把玉秀卖了。“玉秀你不知道，医生的嘴巴从来都不打膏药。”这句话是合情合理的，只能说是小唐阿姨办事周到了，关门过节都想得很细。时光又拖下去一些日子，玉秀已经顾不上那些了，玉秀说：“还是告诉医生吧，迟早总要让医生知道的。”

天气一天一天地凉了，冷了。在玉秀的这一头，这差不多已经是上天的恩典了。要不是今年冷得早，玉秀说不定都已经现眼了。老天爷对玉秀看起来还是不错的，一场冬雨过后，气温骤降，这一来玉秀的黄大衣自然而然地上身了。虽说后来又转暖了几天，黄大衣终究不扎眼，并没有引起过分的盘问。没有人盘问当然好，可是玉秀心头的压力并没有减轻，相反，愈发沉重了。关键是小唐的这一头指望不上了。小唐为这件事专门找过玉秀，一见面玉秀就知道大事不好了。小唐的眼皮肿得老高，把所有情况都一五一十地给玉秀交了底。小唐到医院去过了，都找了人家院长了，刚刚开口，还没有来得及说起玉秀，院长就怀疑了。小唐说，院长问我，是不是你的儿子在外面“胡搞”，把人家的“肚子弄大了”？小唐说，玉秀，我也是个做母亲的，还敢再说什么？小唐说到这里特别伤心，表现出了一个母亲的自私。她为此而内疚，难过得不敢看玉秀的眼睛。玉秀绝望了。可虽说绝望，到底还是个懂事的姑娘，非常理解小唐。再怎么说，总不能为了自

己把人家的儿子赔进去。哪个做母亲的也不能。这可不是一般的事，是“作风”问题，关系到人家一辈子的前程呢。上一次在人家的家里那个样子，惊天动地的，影响很不好，都已经对不起人家了。再让人家高伟背这样的黑锅，真的要天打五雷轰的。小唐没有能够帮上玉秀，在玉秀的面前哭了好半天，一点声响都没有，脸上全是泪。玉秀看在眼里，反过来内疚了。特别地痛恨自己，可以说恶火攻心。小唐的这条路死了，玉秀的路其实也等于死了。玉秀替小唐擦干眼泪，心里想，姨，玉秀只有来世报答你了。

其实，关于死，玉秀想了也不是一两回了。死不是一条好路，但好歹还是可以称作一条路。说一万句，死终究还是一个去处。刚开始想起来的时候玉秀的确有些害怕，可是，怕着怕着，心里头一下子打开了一道门，突然不怕了。玉秀想，眼睛一闭，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还怕什么？这么一想玉秀特别地轻松，慢慢地都有点高兴了。这真是出人意料。主意定下来之后玉秀首先想到的是机关大院里面的那口井，深得很，黑咕隆咚的。玉秀想来想去还是放弃了，觉得井里的漆黑比死亡还要吓人。那就上吊吧。可是上吊这个法子玉秀又有点不甘。她在王家庄见过吊死鬼，尸体很难看，相当地难看。鼻孔里都是血，眼睛斜了，翻在那儿，舌头也吐在外面。玉秀不能答应。玉秀这样的美人坯子，不能那样糟蹋自己，就是做鬼也还是应该做一个漂亮的女鬼。想来想去还是水了。那就到收购站的大门口吧。那里还是不错的，宽敞，清澈。又是自己的单位，水泥码头也工整漂亮。

主意一旦定下来，玉秀反而不急着死了。趁着轻松，玉

秀要好好活几天。活一天是一天，活一天还赚一天呢。就当自己已经死了。玉秀终于睡上安稳觉了，吃得也特别地香。米饭好吃，面条好吃，馒头好吃，花生好吃，萝卜好吃，每一日都好吃，什么都好吃，喝开水都特别地甜。玉秀想，看起来还是活着好。这么多的好处，以往怎么从来没有留意过的呢？一旦留意了，分分秒秒都显得很特别，让你流连忘返。格外地缠绵了。真是难舍难分。这一来玉秀又有点留念了，重又伤心了。死亡最大的敌人真的不是怕死，而是贪生。活着好，活着好哇，要不是自己的肚子不留人，玉秀“愿在世上挨，不往土里埋”。

肚子还在长。不停地长。虽说穿着黄大衣，玉秀每天早晨还是要用布带子在自己的肚子上狠狠地缠几道。不能大意。千万不能出什么纰漏的。布带子缠在肚子上，虽然不疼，有时候却比疼还要难受。主要是呼吸上头。鼻子里的气出得来，却下不出，郁在那儿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。呼吸到底不同于别的，你歇不下来，分分秒秒都靠着它呢。玉秀的日子其实是活受罪了。不亚于酷刑。到了夜间，玉秀总要放松一下自己，悄悄地把腰里的布带子解开来。只要解开了，一口气吸到底，那个舒服，那个通畅，每一个毛孔都亲娘老子地乱叫。千金难买呀。人是舒坦了，可玉秀不敢看自己了。那哪里是肚子？那哪里是玉秀哦？可以说触目惊心。玉秀看不见自己的脚，中间没头没脑地横着一大块，鼓着，肚皮被撑得圆圆的，薄薄的，黑糊糊的，像一个丑陋的大气球，针尖一碰都能炸。肚子松开了，小东西在肚子里头也格外地高兴，不停地动。撒欢了，尥起了小蹄子。小东西顽皮得很，都会逗玉

秀了。玉秀要是把手放在肚子的左侧，小东西马上赶来了，上来就是一脚，告诉玉秀，我在这儿呢。玉秀要是把手放到右侧去了呢，小东西也不闲着，立即赶到右边，又是一脚，好像在说，进来吧，到我们家来玩吧。玉秀就那么一左一右的，一前一后的，小东西忙得很，都有些手忙脚乱了。到后来小东西终于累了，不高兴了，不再理会玉秀了。玉秀在心里说，来，再来，到妈妈的这边来。玉秀一点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说话，吓了自己一大跳。真的是脱口而出，居然称自己妈妈了。玉秀愣在那里，玉秀是叫自己妈妈了。玉秀本来就是妈妈了。玉秀的心里突然柔了，肩头无力地松了下去，陷入了自己，一个又一个的漩涡。玉秀差不多都快瘫下去了。心里想，玉秀，你也是做妈妈的人了，都有了自己的骨肉了。这么一想玉秀的心口呼啦一下收紧了，碎了。玉秀无法面对自己，没有能力面对自己。玉秀在床沿上呆了好半天，突然从床上拿起布带子，绕在了肚子上，拼了命地往里勒，往死里勒。玉秀在心里对肚子说，你再动！我叫你再动！都是你！我勒死你！

恨是恨，但爱终究是爱。都是血肉相连的。玉秀时而想着自己，时而想着孩子，时而幸福，时而揪心，弄到后来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幸福还是揪心了。没了主张了。依照玉秀原先的意思，打算开开心心地等到新年，反正新年的时光也不算太长了。等过了年，心一横，一切都拉倒了。可是玉秀突然改变了主意，不想再拖了，好像也有点拖不下去了。玉秀实在是累了，都快把自己熬尽了，耗尽了。有些度日如年了。既然拖不下去了，那就不拖了吧。还是早一点了断了省

事。吃过晚饭，玉秀做完了所有的家务，还哼了几句淮剧，陪玉米说了一会儿话，静静地把自己关在厨房里了。玉秀开始给自己梳头。辫子扎得特别地牢，不要风一吹，浪一打，都散了，在波浪里面疯疯癫癫的，那就不好了。玉秀料理好头发，把所有的工资用布包好了，掖在枕头底下，好让玉米替她准备几件像样的衣裳。放下钥匙。灭了灯。玉秀一个人来到了粮食收购站的水泥码头。天已经黑透了，寒得很。收购站面前的水面相当地阔大，远处就是湖了。湖面上万籁俱寂，没有一点动静，只有一两盏渔灯，一闪一闪的。透出来的全是不动声色的凜冽。阴森森的。玉秀打了一个寒噤，沿着水泥阶梯一级一级地往下走。玉秀来到了水面，伸出右脚，试了一下，一股透骨的严寒一下子钻进了她的骨头缝，传遍了全身。玉秀立即缩回来了。玉秀没有让自己停留太久，冷笑了一声，对自己说，还好意思怕冷。死去吧你。

玉秀沿着水泥阶梯向水下走了四步。也就是四个台阶。水到膝盖的时候，玉秀停下来了。立在那里，望着黑森森的水面。什么也看不见，却有一种空洞的浩渺，一种灭顶的深。波浪小小的，拍着她的裤管，像一只又一只的小手，抓了玉秀一把，又抓了玉秀一把。玉秀突然觉得水的深处全是小小的手，整整齐齐地向玉秀伸过来了，每一只手上都长着数不清的手指头，毛茸茸地塞满了玉秀的心。玉秀一阵刺骨的怕，拔腿就上了岸了。因为肚子太大，一上岸便摔倒在水泥台阶上了。玉秀趴在地上，喘息了半天，终于站起了身，又一次走向水中了。这一次玉秀没有走得太深，脑子里复杂了，越想越恐惧。好不容易下去了两个台阶。玉秀命令自己：扑下去，

你扑下去！扑下去一切都好了。玉秀就是扑不下去。死亡的可怕在死到临头。玉秀早已经是浑身哆嗦了，就希望后面有一个人，推自己一把。玉秀在水里站了半天，所有的勇气也几乎用完了，倒回到岸上。绝望了。比生绝望的当然是死，可比死绝望的却又是生。收购站有一个秘密，那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玉秀的秘密了。这就是说，断桥镇也有一个秘密，那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玉秀的秘密了。玉秀以为别人不知道，而别人知道，玉秀却不知道别人知道。所谓的隐私，大抵上也就是这样的一回事。隔着一张纸罢了。纸是最脆弱的，一捅就破；纸又是最坚固的，谁也不会去碰它。只有乡下人才那么没有涵养，那么没有耐心。一上来就要看谜底。镇上的人可不这样。有些事是不能够捅破的，捅破了就没有意思了。急什么呢？纸肯定包不住火，它总有破碎的那一天，也就是所谓的自我爆炸的那一天了。比较起被人捅破了，自我爆炸才更壮观，更好看。断桥镇的人都在等。镇上的人有耐心。不急。有些小同志绝对会有自我爆炸的那一天。等着吧，用不了几天的。人家自己都没急，你急什么。不急。一九七一年的冬天真是太寒冷了。收购站里的情形更糟糕。太空旷了，四面都是风。中午闲下来了，年纪大一些的职工们喜欢站到朝阳的墙前，晒晒太阳。年纪轻一些的呢，不喜欢那样，他们有他们的取暖方法，一群一群地来到空地，在上面踢毽子，跳绳，再不就是老鹰抓鸡。玉秀“不会踢毽子”，但是，在跳绳和老鹰抓鸡方面，玉秀是积极的，努力的，只有积极才能够显示出自己是和别人一样的，没有任何区别。玉秀很努力，但是，一旦行动起来，那份臃肿的笨拙就显露无疑了。很可爱，

很好看的。跳绳的时候还稍好一点，因为跳绳是单打独斗的。老鹰抓鸡就不行了。老鹰抓鸡需要协作，你拽住我，我拽住你，玉秀夹杂在人堆里头，一比较，全出来了，成了最迟缓的一个环节，总是出问题，总是招致失败。人们不喜欢看玉秀跳绳，比较起来，还是“老鹰捉鸡”更为精彩。如果玉秀站在最后，那个热闹就更大了。沉重的尾巴一下子就成了老鹰攻击的目标，而“老鹰”并不急于抓住她，反而欲擒故纵，就在快要抓住玉秀的时候，“老鹰”会突然放弃，向相反的方向全力进攻。这一来玉秀只能是疲于奔命，又跟不上大部队的节奏，脖子伸得老长老长的。最为常见的玉秀被甩了出去，一下子就扑在地上了。玉秀倒在地上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，拼了命地喘息，却吸不到位。只能张大了嘴巴，出的气多，进的气少，总是调息不过来。最好玩的是玉秀的起身。玉秀仰在地上，脸上笑开了花，就是爬不起来。像一只很大的母乌龟，翻过来了，光有四个爪子在空中扑棱，起不来。玉秀只能在地上先打上一个滚，俯下身子，撑着先跪在地上，这才能够起立。真是憨态可掬。大伙儿笑得很开心，玉秀也跟着笑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胖了，胖了。”没有人接玉秀的话茬，既不承认玉秀“胖了”，也不否认玉秀“胖了”。这一来玉秀的“胖了”只能是最无聊的自言自语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。

临近春节，玉米腆着大肚子，带领玉秀回了一趟王家庄。时间相当地短。因为有小快艇接送，上午去的，下午却又回来了。玉米的这一次回门没什么动静，一点也不铺张，一点也不招摇。玉米甚至都没有出门。等玉米的小快艇离开石码

头的时候，村里人意外地发现，玉米的一家子都出来了，全家老少都换了衣裳，从头到脚一人一身新。这个人家的人气一下子就蹿上去了。玉米不在村里，可村里的人就觉得，玉米在，玉米无所不在，一举一动都轻描淡写的，却又气壮如牛，霸实得很。这正是玉米现在的办事风格，玉米只会做，却不会说。这个风格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。

因为回了一趟家，玉米自然想起了郭巧巧和郭左。他们也该回来了。这正是玉米所担心的。郭巧巧就不用再说了。郭左呢，人倒是不错，可难免架不住玉秀这么一个狐狸精，你也不能整天看着，闹出什么荒唐的事来也是说不定的。要是细说起来，玉米对郭左的担忧反而更胜出郭巧巧一筹了。依照玉米的意思，当然是看不见他们的好。可是，这个家终究是他们的，只要他们回来，玉米也只有强颜欢笑，尽她的力量把这个后妈当好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郭巧巧的那头没有任何消息，郭左的那头也没有任何消息，玉米的担心反而变味了，都好像变成企盼了。然而，反而盼不来了。令玉米奇怪的还是郭家兴，郭家兴从来都不提他们，就好像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他们。这样当老子的也实在是少有了。郭家兴不提，玉米自然更犯不着了。可玉米反倒不踏实了，老是拎在心里。到底忍不住，问了一次玉秀。玉秀拉着脸，说：“他们不会回来了，郭巧巧早就到纺纱厂去了。”玉秀就说了这一句，别的什么都没有了。玉秀只说了郭巧巧，可她怎么知道“他们”都不会回来的呢。玉米还想问的，玉秀已经离开了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玉秀的预言是正确的，都大年三十了，郭巧巧连个影子都没有，而郭左更是没有半点消息。

春节刚刚过去，喜讯来临了。这个喜讯不是别人带来的，而是玉米的女儿。玉米终于生了。是一个丫头。一家子都欢天喜地的。玉米的脸上也是蛮高兴的，而在骨子里头，玉米极度地失望。玉米盼望是一个男孩，没结婚的时候就痛下了这样的决心了。头一胎一定要生男的。在这个问题上玉米的母亲对玉米的刺激太大了。母亲生了一辈子的孩子，前后七个丫头。为什么？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宝贝儿子。玉米时常想，如果自己是一个男的，母亲何至于那样？她的一家又何至于那样？真是万事开头难哪。看起来母亲的厄运还是落在自己的头上了。玉米躺在床上，相当怨，生女儿的气，生自己的气。却也不好对别人说出来。好在郭家兴倒是喜欢，是那种老来得子的真心喜悦。玉米想，郭家兴居然也会笑了，他什么时候对自己有过这样的好脸。这么一想玉米多多少少也有了一些安慰，母以子贵，郭家兴这般疼女儿，自己将来的日子差不到哪里去，还是值了。再接着生吧。真正让玉米觉得意外的是玉秀对小侄女的喜爱。玉秀喜欢得不行，一有空就要把小侄女搂在怀里，脸上洋溢着母亲才有的满足。玉米好好观察过的，玉秀不是装出来的，绝对不是拍自己的马屁，是打心窝子里头疼孩子。她眼睛里头的那股子神情在那儿，装不出来的。目光可是说不起谎来的。玉米想，没想到这个小骚货还有这么重的儿女心。也真是怪了。人不可貌相，还真的是呢。玉米做着月子，也替玉秀请了假。玉秀便专门在家里伺候月子了。反正收购站的工作也清闲下来了。说起来玉秀对孩子也真是尽心了，主要是夜里头。孩子回家之后，玉秀睡觉就再也没有脱过衣裳。玉米随叫随到。看起来这个狐

狸精这一次开窍了，真是懂事了。玉米喜在心里，干脆让玉秀把床搁在了堂屋，夜里头除了喂奶，别的事情一古脑儿都交给了玉秀。主要的当然还是尿布了。玉秀对待尿布的态度让玉米非常满意。玉秀不怕脏。一个人是真喜欢孩子还是假喜欢孩子，尿布是检验的标准。什么样的脏都不怕，那才是真的，亲的。即使是做女人的，也只有亲生的孩子才能够不嫌弃。只要隔了一层，那就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了。玉秀这一点上相当好，像一个嫡亲的姨娘，许多地方甚至比玉米更像一个母亲。玉秀这丫头就好像是一夜长大了。好几次孩子把大便弄到玉秀的黄大衣上，玉秀也不忌讳，用水擦一擦也就算了。玉秀的大衣都脏得不像样子了，玉米好几次要把郭家兴前妻的呢大衣送给玉秀，劝玉秀换下来洗洗。玉秀却转过了身去，对着孩子拍起了巴掌，说：“宝宝的屎，姨妈的酱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”姊妹两个一点一点地靠近了，真的像一对姊妹了。闲下来的时候都拉拉家常了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玉米想，姊妹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东西，说起来亲，其实是仇人，结了一屁股的仇，到最后还是亲。玉米和玉秀守着孩子，慢慢地都已经无话不说了。玉米甚至都和玉秀谈论起玉秀将来的婚嫁了。玉米说：“不要急，姐一直都帮你留意呢。”玉秀在这个问题上却从来不接大姐的话。玉米宽慰玉秀说：“没事的，只要是女人，迟早要过那一道关。”这已经是一个过来人的口气了，听上去知冷知暖的。玉秀好几次都被大姐的热心肠感动了，想哭。就想一把扑在大姐的怀里，把所有的故事都告诉她，伤心地哭一回。不过玉秀每一次都强忍住了。玉秀就担心自己忍不住，大姐的脾气玉秀是有数的，好

起来了，是一个菩萨；真的知道了原委，翻了脸，玉米是下得了手，狠得下心的。从表面上看，玉秀抱着的是玉米的孩子，而在骨子里头，玉秀还是当成自己的孩子、郭左的孩子了。这是一个迷乱的错觉，令玉秀不知所以。玉米的女儿在怀里睡得安安稳稳的，可自己的孩子呢，还没有出生，在肚子里活蹦乱跳的，其实等于死了。同样的姊妹，同样是郭家的种，没法说的。玉秀最害怕的还是抱着小侄女的时候胎动。一个在手上，一个在肚子里头，一阵一阵的，娇得很，嗲得很，刁蛮得很，老是惹着玉秀，撩拨着玉秀。玉秀在这样的時候真的是肝肠寸断了，又不敢哭，只是睁大了眼睛到处找，找什么呢？玉秀也不知道。只是找。找来找去却四顾茫茫了。四顾茫茫。

玉秀还是决定死。你这样死皮赖脸地活着究竟做什么？怎么就那么没有血性？怎么就那么让你自己瞧不起？死是你最后的脸面了，也是你孩子最后的脸面了。玉秀，你要点脸吧。玉秀再一次来到码头了。天气不太好，刮着很大的夜风。四周都是夜风的哨音，夜显得更凄厉，更狰狞。玉秀刚刚出门就怯了三分的胆了。尽管如此，玉秀却平静得多了。这也是一个敢死的人应该具有的态度了。玉秀站到水泥码头的水边，毕竟有了第一次的经验，玉秀并没有慌张，反而沉着了许多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这一次看起来能成功了。玉秀想，还是先把肚子上的带子解下来吧，让小宝贝松动松动，溜达溜达，要不然也太委屈孩子了。玉秀的前脚刚刚进水，肚子里突然一阵暴动。小东西震惊了，愤怒了，怒不可遏，摔摔打打的。玉秀收住脚，脱口说，我可怜的孩子。小东西把他所有的愤

怒一古脑儿扔向了玉秀。玉秀愣在那里，铁一样的决心又软了。小东西一直在动，手脚却慢慢地轻了，像无助的哀求。玉秀感觉到自己的体内往上拎了一下，涌上来一股东西，冲向了嘴巴。玉秀“哇”的一声，吐了出来。玉秀一边呕，一边往岸上退。吐完了，玉秀的目光也硬了，直了，愤怒了。玉秀仰起头，恶狠狠地说，我就不要脸了！我就是不死！有能耐你给我下刀子！

心一旦死了，麻木了，日子反而好过了。天上不会下刀子的。就这么过吧。日子又不是磨盘，用不着你去推它的，它自己会一天一天地往前走。随它去。玉秀只是把自己当成孩子的一张床，一床被子，别的什么都不是了。玉秀想，只要别拿自己当人，神仙也不能拿你怎么样的。转眼已经是三月了，玉秀什么都不想，人却是一天比一天困，坐在磅秤的后面都能打起瞌睡。这一天的下午父亲王连方却来到粮食收购站的大门口了。他是搭王家庄的顺便船来到断桥镇的。王连方提着人造革的手提包，来到玉秀的面前，笑咪咪的。玉秀一抬头，看见了父亲，醒了。王连方的脖子伸得很长，冲着玉秀，笑咪咪的。脸上是那种自豪的模样。玉秀再也没有料到会在这个地方看见父亲，心里头怪怪的，蛮高兴的，但是，当着身边这么多的人，却不喜欢父亲如此亲昵的样子，故意板下脸来，说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王连方也不回答，一脚站到磅秤上去，说：“看看，我多重。”玉秀左右看了几眼，说：“你下来。”王连方不理这一套，说：“看看，我多重。”玉秀不高兴了，说：“你下来。”王连方还是不下来，笑咪咪的，说：

“我多重？”玉秀说：“二百五。”王连方笑得一脸的花，说：“个死丫头。”王连方就那么站在磅秤上，回过头，很多余地对着身边的人解释说：“我女儿，我的三丫头。”口气是骄傲的，同时也是慈爱的。王连方走下磅秤，发了一圈香烟，开始和玉秀的同事说起闲话了。问了问人家的出身，年纪，哪一年参加的革命，兄弟几个，姊妹几个。答案都令他满意。笑咪咪的。王连方用胳膊在半空中挥了一回，号召大伙儿说：“你们要团结！”口气已经是作形势与任务的政治报告了。大伙儿只是吸烟，不声不响地回过头来看玉秀。王连方却不动，掏出香烟，又发了一圈，笑咪咪的。

王连方住在女儿的家里，也就是机关的大院了。郭家兴一肚子不高兴，可到底是自己的岳丈，也不好说什么。一天到晚板着一张脸。因为郭家兴的面孔平时都是板着的，反而看不出他真实的心思了。郭家兴不理他，这个无所谓，玉米也不理他，这个同样无所谓。王连方现在有外孙女了，那就和外孙女谈谈心，给她读一读《人民日报》。外孙女躺在摇篮里，慢慢习惯王连方的声音了，只要王连方读报纸的声音一停下来，她就哭，闹。王连方一读，又好了。王连方读报纸都读成一件事了，动不动就要坐到摇篮的旁边，扬一扬手中的报纸，说：“同志们注意了哈，哎，乖——开会了。开会了哈。”

这是一个暖和的星期天下午，玉米、玉秀、王连方正围着孩子在天井里晒太阳。郭家兴是没有星期天的，他喜欢办公室，喜欢办公桌，有事没事都在那里呆着。天井里春光融融的。玉秀还是穿着她的黄大衣，都有点像“捂尸”了。玉

秀的骨架子小，主要还是因为年轻，体形的变化并不大，勒得又紧，从外观上还真是看不出什么来。当然，让玉米疑心的地方并不是没有，其实还是有蛮多迹象的。比方说，有一阵子玉秀的确瘦了，有一阵子玉秀又慢慢地胖了，有一阵子玉秀特别地能吃，有一阵子玉秀总是迷迷糊糊的，睡不醒的样子，偶尔筷子掉在了地上，玉秀也不弯下腰去捡，而是从桌子上拿起一双筷子，再用手上的筷子把地上的捡过来。这些都是征兆，沿着任何一条线索都能发现问题的。玉米就是没有往心里去。关键还是脑子里头没有那根筋。许多事情就这样，事后一想，都能对得上号，越想越有问题的。玉秀能蒙混这么久，最大的问题还是天天和玉米在一起。就说玉秀的胖吧，其实玉秀比当初胖多了。可是，这种胖并不是一口吃出来的，而是循序的，渐进的，并没有突发性，带有寓动于静的特色，这就不容易了。

太阳懒懒的。晒来晒去，玉米的头皮都有些痒了。王连方还在和外孙女“开会”，玉米则不停地挠头，越挠越痒。玉米想，还是洗个头吧。这个决定是心血来潮的。玉米把玉秀喊到天井里来。这丫头今天更懒，整个上午都无精打采的，一有空就躺在了床上。玉秀不是懒，而是肚子疼了。玉米让玉秀给她倒水。玉秀走路的时候脸上始终挂着痛苦的神色，像忍着什么。玉秀给玉米架好洗头盆，开始给玉米洗头了。她的两只手放在玉米的头上，三心二意的，有一搭没一搭的，手指头也不利索，一会儿特别卖力，一会儿又软绵绵的，还要停下来歇会儿。一旦停下来了，玉秀的喉咙总像是被什么堵住了，发出很困难的声音。最终又发不出什么声音了，只是

不停地喘气。玉米有些不耐烦，说：“玉秀，怎么啦？”玉秀没有开口，嗓子里“嗯”了一声。玉米真正发现玉秀不对头是在汰洗头发的时候。到了第二遍，玉秀本来该把脸盆里的水泼了，玉秀却没有，反而蹲下了身子，目光直直的，一动不动。嘴里的动静倒是相当大，像是被烫着了。玉米注意到玉秀的额头上挂着几颗汗珠，说：“你还蹲着做什么？”玉秀没有动，目光却特别地固执，慢慢地向墙边退。玉秀一到了墙边好像找到了什么依靠，歪在墙上，闭上眼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还是没有一点声音。玉秀把她的双手伸到了大衣的里面去了，在大衣的里面慌乱地解，扯，拉。是一根布带子。玉秀就那么闭着眼睛，张着嘴，一点一点地把布带子往外拽，越拽越多，越拽越长，都有点像变魔术了。后来玉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这一次出声了。玉米听见玉秀“哦”了一声。既像痛苦不堪，又像快乐万分。随后又忍住了，没了动静。玉米发现不对头了，觉得事情大了，走到玉秀的跟前，披着头，头上不停地滴水。玉米小心地拽了拽玉秀的大衣，玉秀这一回没有挣扎。玉米厉声说：“玉秀，你站起来。”玉秀强忍着，闭着眼睛光顾了扭动她的脖子。玉米一把拉起玉秀，说：“你站起来。”玉秀硬撑着，站了起来。裤带子已经松开了，刚刚起立裤子已经滑下去了。玉米掀起大衣，掀起玉秀的衬衣，玉秀巨大的肚子十分骇人地鼓在玉米的面前，被阳光照出了刺眼的反光。玉米失声说：“玉秀！”玉秀歪着脑袋，斜着眼睛看玉米，只顾了换气。玉秀扶着玉米，慢慢地跪在了玉米的面前，轻声说：“姐，不行了。”玉米一把掀起玉秀的头发，说：“谁的？”玉秀说：“姐，不行了。”玉米揪着头发往下摁了一

把，玉秀的脸仰起来了，玉米疯狂地问：“谁的？”王连方在玉米的身后说话了，王连方说：“玉米，别问了，反正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”

第二天的上午玉秀在县城的人民医院生下了她的儿子。玉米恳求医生替玉秀引产，医生却拒绝了。过了时机，这个时候引产太危险了。玉米到底是玉米，并没有乱。她捏着郭家兴写给县人民医院院长的介绍信，什么事都处理得井井有条的。但是玉米有玉米的心病，她要亲耳证实玉秀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“谁的”。一路上玉米都在严刑拷问，她在小快艇上抽了玉秀十几个耳光。抽累了，又拽玉秀的头发，甚至揪下了一把。玉秀犟得很，就是不说。玉秀的两个嘴角都流血了，就连玉米都下不去手了，玉秀却死都不说。玉米一边哭一边骂：“没见过你这么贱的×！”把玉秀送进了产房之后玉米人也乏了，静静地和小快艇的司机坐在过廊的长椅上。玉米从司机的手里接过自己的女儿，叹息了两声，无力地闭上了眼睛。但是玉米的眼睛却又睁开了，回过脸来望了一眼司机，慢慢站起了身子，突然对着司机跪下了。司机吓了一跳，正想扶她起来，玉米却说话了。玉米说：“郭师傅，替我们瞒着，拜托了。求求你了。”司机连忙跪在玉米的跟前，慌忙说：“郭师娘，你放心，我以党性做保证。”玉米听到这句话，站了起来，重新坐下去，脑子里却开始盘算医生的问题：孩子生下来之后怎么“处理”呢？怎么处理呢？是男是女都还不知道呢。

究竟年轻，不到半个小时玉秀就把孩子生下来了。顺当得很。医生走到门口，拉下脸上的大口罩。玉米走上去，一把拉住医生的手，问：“男的女的？”医生说：“男的。”玉米

不说话了，心里滚过一阵难言的酸楚。玉米对自己说：“下作的东西，你倒有本事。”医生望着她，还在那里等。玉米的嘴唇动了几下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还是送了吧。”一切都关照好了，玉米走进了病房，青着脸，站在玉秀的面前。玉秀面无血色，脸色比纸还要苍白，整个人也没有一丝力气。玉秀的手却从被窝里伸了出来，轻声说：“姐，让我看看孩子。”玉米没有想到玉秀居然有脸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一张脸即刻就涨紫了，脱口说：“玉秀，你要点脸吧！”玉秀喘着气，咽了一口说，人却格外地固执。玉秀说：“姐，求求你。”玉秀无力的指头已经抓住玉米的胳膊了。玉米甩开了，说：“死了。扔在茅坑里头。——你能生出什么好东西来！”玉秀听完玉米的话，目光白花花的，直了。玉秀到底不甘心，她用胳膊撑住了床面，想起来，脖子却没了力气，脑袋挂在那儿，满头的乱发也挂在了那儿。玉秀歪着脑袋，说：“姐，扶我一下。我要去看看。就看一眼，我死也瞑目了。”玉米一把甩开了，冷笑一声，说：“死？不是我瞧不起你玉秀，要死你早死了。”玉秀还支撑了一会儿，但那一口气到底松下去了，躺下去，不动了。彻底地安稳了。玉秀好看的眼睛望着天花板，一眨不眨，目光出奇地清澈，出奇地亮。玉米看着这个嫡亲的妹妹，突然涌起一阵绝望，太伤心了，到底没有忍住，眼泪全下来了。玉米捂上脸，在巴掌的背后咬着牙齿说：“脸都给你丢尽了。”

2001年3月—8月于南京龙江小区